賜進士太子少保刑部尚書晉江黃光昇編輯
吳郡陸翀之訂正
書林周曰校刊行

武宗毅皇帝

丙寅正德元年春正月改副都御史楊一清總制三邊軍務兼理馬政

一清疏言陝西各邊延綏城堡據險寧夏甘肅河山阻隔賊雖侵犯爲患猶淺惟花馬池至靈州一帶地里寬漫城堡稀踈兵力單弱一或失守虜衆拆墻而入犯我環慶寇我固原深入我平凉臨鞏其間漢土雜處倘兵

連禍結。內變或因之而作。根本動搖。誠非細故。此所謂
膏盲之疾。腹心之害也。成化初年。北虜在套。彼時未有
邊墻。恣肆出入。已而得巡撫寧夏都御史徐廷璋修邊
墻二百餘里。開濬溝塹一道。延綏地方。邊墻壕塹又得
巡撫都御史余子俊修濬完固。北虜知不能犯。不復入
套者二十餘年。世平人玩。邊備稍疎。墻既日薄。溝又日
淺。弘治十四年。大虜由花馬池拆墻而入。戕破內郡。虜
人得志。始蔑我邊墻爲不足畏。連年擁衆拆入我軍動
輒六七。寧夏鎮巡屢奏乞築墻濬塹。提督軍務都御史
史琳又乞於花馬池常州設立營衛。兵部奏下。總制尚
書秦紘紘止添修四五小堡。及於靖虜至環慶地方。挑
空邊塹一道七百餘里。自謂可無虜患。弘治十七八
年冬。虜復大舉。仍自花馬池清水營拆墻深入。紘所修
邊塹營堡不能捍禦阻遏攻陷清水營殘破花馬池上
塵宸慮。勑臣經理。臣闇劣歷官陝西有年。虜情邊事頗
嘗究心。但腹裏頻年荒旱。倉廩空虛。饋餉不繼。虜賊動
號數萬。倏聚忽散。未至而廣徵士馬。則徒費芻粮。既至
而調兵應援。則緩不及事。縱使大兵既集。務速則彼或
不來。持久則我師先老。恐終無以伐其深入之謀。沮其
方張之勢。嘗聞防邊之計。莫危於戰。莫安於守。臣恐坐
談不如親見。自慶陽環縣延綏定邊寧夏花馬池興武
清水營直抵靈州。一帶邊墻城堡。敝臺躬親閱視。廣集

衆思兼收羣策衆酌損益始有定論其大要有四修濬
墻塹以固邊防增設衛所以壯邊兵經理靈夏以安內
附整飭常州以遏外侵當務之急莫先於此但陝西財
匱民勞修邊之役人多異議然利害有重輕關係有大
小大事可成則小費不足恤也今之河套即周之朔方漢
此臣區區犬馬一寸之忠也今之河套即周之朔方漢
之定襄赫連勃勃統萬城也唐張仁愿築三受降城置
烽堠千八百所自是突厥不敢踰山牧馬朔方無寇歲
省費億計減鎮兵數萬受降達在河外古之舉大事者
未嘗不一勞而後永佚類如此受降據三面之險當千
里之蔽正統以來浸失其險舍受降而衛東勝已失一
面之險又輟東勝以就延綏則以一面之地遞千餘里
之衝遂使河套沃壤爲虜巢穴深山大沙勢
顧在彼而寧夏外險反在南備河此陝西北虜之患所以
相尋而莫之能解也茲欲復守東勝因河爲固東接大
同西接寧夏使河套方千里之地歸我耕牧開屯田數
百里用省內運不然則陝西用兵始無虛日八郡之人
疲於奔命民窮盜起禍將何極又今將延綏寧夏一帶
邊防設法整飭賊來有以待之雖非上計猶愈於無策
醜虜聞知或數十年未敢輕犯我得休養生息東勝之
地未必終不可復也世之論邊事者或專主於戰伐臣
亦非敢忘戰者方將蒐選官軍策勵將士修車馬備器

械儲糗粮明斥堠今冬虜賊若復侵犯謹當督率諸將恭行天罰成功在天臣不敢避今首以築墻挑塹爲言宜必增茲多口但受恩深重自當爲國遠圖今年套内無賊腹裏有秋人民稍安正可有爲之日應合經理邊防事宜條奏伏望聖明俯垂省覽下兵部議覆一清經理○正德元年都御史楊一清題准靈州大鹽池增課一萬五千引小池增三萬引新舊共五萬九千三百三十七引每引納銀二錢五分及收以引銀一錢共銀二萬七千六十餘兩送固原慶陽收貯買馬之用及於鳳漢二府相兼河東鹽課貨賣疏曰臣切惟陝西地方皆防胡重鎮軍務所急莫先於馬政看得靈州大小鹽池所産鹽斤與解池相類不煩人力取之無窮舊例止是招商中納馬匹分給邊鎮騎操後因各邊交互相取多寡不均故有間年關領之例又因中馬勢嘱賄通濫收不堪馬匹不得實用故有收價解邊之例畢竟爲馬而設後因放鹽獎多奏添副使一員職雖整飭兵備實兼督理鹽法近年以來鹽馬之制遂廢以此總制尚書秦紘苑馬寺卿車霆先後論奏皆欲增廣行擾副使燕忠高崇熙等親詣鹽池查勘委有餘饒常課之外雖增十數倍似亦可辦合將大池增一萬五千引小池增三萬引每引納銀二錢五分照鹽一車以六石爲則外有多餘依律掣摯追問運至固原慶

陽二鹽廠所卸每引仍照舊收趴引銀一錢通共每引該得銀三錢五分每年該得銀二萬七千六十餘兩此外若有餘鹽却依車霆所奏就池招人納銀與給引目聽其發賣倘遇旱澇鹽生不及或邊報緊急鹽路不通除舊額鹽課外新增鹽課明白除豁不可膠於一定歲取盈行鹽地方許於鳳漢二府通行與河東之鹽相兼發賣兩不礙阻所收鹽引銀兩俱送固原慶陽官庫寄放聽慶陽兵備兼理鹽法副使及固原兵備副使提督稽察每季監理通判督同鹽課司將給過引目放過鹽數造冊開報臣查考如遇各邊缺馬聽臣斟酌通融給發買馬支用不必拘定間年之例如此則與茶馬大有裨矣○兵部武選司郎中何孟春奏增靈州鹽課疏

曰靈州鹽課司大小鹽池自祖宗以來與茶法並爲各邊馬匹支用近該總制邊務馬政都御史楊一清於額外奏討鹽引召商納銀商賈雲集近日買馬數目助益邊方寔多其轉移區處之宜臣不能悉竊以向日馬少引常有餘今日引多鹽不售乏天地生財本自無窮顧人用之何如耳臣過靈州花馬池得聞二池之鹽自來不費人力煎熬夏秋晴煖水凝而皚如雪如霜隨取隨足以今觀之課仍舊額傷於狹矣又訪得鞏昌府漳西縣二縣亦有鹽池額課御史王愷曾要兆河岷州折銀易馬其河西鎮番衛鎮夷所有鹽池而無額課除鎮鹽

有裨矣○兵部武選司郎中何孟春奏增靈州鹽課疏

曰靈州鹽課司大小鹽池自祖宗以來與茶法並爲各邊馬匹支用近該總制邊務馬政都御史楊一清於額外奏討鹽引召商納銀商賈雲集近日買馬數目助益邊方寔多其轉移區處之宜臣不能悉竊以向日馬少引常有餘今日引多鹽不售乏天地生財本自無窮顧人用之何如耳臣過靈州花馬池得聞二池之鹽自來不費人力煎熬夏秋晴煖水凝而皚如雪如霜隨取隨足以今觀之課仍舊額傷於狹矣又訪得鞏昌府漳西縣二縣亦有鹽池額課御史王愷曾要兆河岷州折銀易馬其河西鎮番衛鎮夷所有鹽池而無額課除鎮鹽

池該驛公用外鎮蚤境內外塩池數多獨無可資於官者乎臣愚乞勅楊一清即其已效廣爲永圖前項塩池若是計引重煩不如增額爲便即行計量近數年給引之數斟酌時中之額於雨暘旱潦之間制多寡贏縮之節大約比增至千萬引塩既定可計課銀每一百引可得銀二十五兩商人不問客人土著納銀二十五兩得引百通課引一年當不下二三萬兩如遇各邊缺馬給發買補輦昌鎮蚤地方塩池應否照此定奪其餘河階狄道魚河等處土塩各加禁約不許興販致壞課程敢有權門勢族攙越依律治罪庶國用益充邊軍可無缺馬矣

起終養南京吏部郎中蔡清爲江西提學副使

清終養守制闋報巡按山東御史陸偁以弘治甲子鄉試馳使聘主試事清以王朝之臣非王命不可行辭不赴至是即其家擢江西提學副使既履任修白鹿洞崇師儒以德行道義教學者而時時激勸之江西相沿賀寧王壽皆具朝服清至以爲不宜全用覲君之服獨去朝服中蔽膝一件寧王怒之又三司官舊用初一十五朝寧王而於初二十六謁孔子清力語三司勿徇舊例俱以初一十五行禮乃先謁孔子而寧王益怒寧王先憾都御史林俊其左右因言清與俊厚於是寧王怒不可解而力求清之短且遣其親信者傳詣京師寧王二

日宴於三司間故設機械直譏淸不工詩文淸以朝廷方面官登容藩王輕易折挫據理對之大拂其意乃同事者復有挾術相傾淸終不屑輕自屈以取容任其多方捃摭尤以一身上下關繫不欲竟墜其害也遂引疾求致仕寧王亦素聞淸賢遣儀賓諭留且欲以女妻其子巽淸附已淸力辭卒求去

右都御史史琳卒○天鳴地震○二月命大學士劉健等修孝宗敬皇帝實錄○以儲璿爲左僉都御史總制南京糧儲○三月隕星如月○夏四月名總督兩廣都御史潘蕃爲南京刑部尚書以兵部侍郎熊繡爲右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兼巡撫○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馬文昇致仕以焦芳爲吏部尚書時御用監太監王瑞以大婚禮奏討書篆儒士七人吏部已奉旨考選矣有旨令連考退人役通送本監考校優劣馬文升言方杜塞倖門堅執不從上不聽給事中安奎上疏乞聽馬文升言不可墮奸計大臣垂首喪氣直道何由得伸非國家之利也瑞慙誣奏文升拒命大臣科道皆力爲辯事始白又兩廣缺都御史總督軍務文升推兵部侍郎熊繡繡不樂外憾文升謀諸李東陽將去文升用劉大夏皆湖廣人也乃諷同鄉御史何文衢屢論文升文升遂力求致仕先後二十一疏許之時吏部侍郎焦芳與司禮掌印太監李榮皆河南人相厚

而芳亦與劉瑾善。爲之内援。故以芳代文升。

改南京吏部尚書林瀚爲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

瀚在南京吏部。嘗上重根本以回天變四事。曰保固南京。以重祖宗之根本。佑啓皇儲。以重天下之根本。撫綏百姓。以重邦家之根本。增進賢才。以重政治之根本。是年請老疏云。臣在南京。親見諸尚書翟瑄董越謝綬王纘陳道乞休不允。三年間。相繼物故。亦不允。至是冢宰缺。給事中丘俊御史石玠薦瀚學優才贍。剛方貞介。乃改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因灾異會陳十二事曰。隆大孝以先天下。言先帝奄忽上賓。陛下親承付託。惟任大臣而不改先帝所倚用。立大政而不易先帝所貽謀。斥逺近習力體先帝親賢達佞。不假貴戚力行先帝割私任公。戒飭邊備。常若先帝不忘夷虜。節省財費。常若先帝不忘生灵事無巨細。無内外。惟倣先帝所已行者。而力行之。則大孝之實。通于天下矣。其次集羣議以決大政。改州治以奉陵寢。崇儉德以裕財用。省虛費以甦軍民。增貢舉以進人才。修武備以禦寇盜。省屯役以甦民困。節工役以省財用。清吏役以革宿弊。清馬政以防欺蔽。大優容以廣言路。剗切無忌諱。

五月以王瓊爲副都御史總督鹽法○六月辛酉雷震郊壇門太廟奉天殿○以先師孔子五十四代孫博士○内閣大學士劉健等上疏自劾。慰留之

上初即位東宮舊侍內臣劉瑾等導上游戲內閣劉健
等上疏曰皇上視朝太遲免朝太數奏事漸晚游戲漸
廣長夏之時遂停經筵并輟日講不知陛下宮中何以
消日奢侈玩戲濫賞妄費非所以崇儉德彈射釣獵殺
生害物非所以養仁心鷹犬狐兎田野之畜不可育于
宮廷弓矢甲冑戰鬬不祥之象不可施于禁籞夫使朝
講久曠正人不親直言不聞下情不達而此數者交雜
于前則聖賢義理何由而明古今治亂何由而知民生
困苦而莫伸政事弊壞而莫救宗社所係生民所賴今
日之事臣實憂之六月中旬風雨飄蕩雷霆震驚正殿
鴟吻太廟脊獸天壇樹木禁門房柱各有摧折或至燒

燬天心示警甚已甚明伏望陛下惕然修省悔悟平旦
視朝依期奏事屏去玩戲放逐鷹犬萬機之暇省閱往
日所進講章直解及諸衙門條上利弊采納施行庶可
上回天意下慰民心報聞復上疏曰近兩月以來日高
數丈尚未視朝待衛離披兵仗委棄萬衆共見有傷國
體文武百官久伺闕廷不惟精神困倦抑且妨誤政事
況茲天變民窮正宜恐懼修省怠荒若此禍患將至又
報聞健等復上疏自劾曰先帝顧命惓惓以陛下爲託
臣等痛心刻骨誓以效報及當初政竭力匡扶未敢輕
易求退近者地動天鳴五星凌犯星斗晝見白虹貫日
羣災疊異併在一時京城道路殺人西北諸邊胡虜猖

獘損軍折將戰則無兵守則無食民生窮苦府庫空虛
風俗傾頹紀綱廢弛賞不當功罰不當罪法令不行名
器冗濫諸司弊政日益月增百孔千瘡隨補隨漏當此
之際內外臣僚協心倍力猶恐弗堪方且持祿固寵任
情作弊讒諛諂公行姦邪得計變亂黑白顛倒是非人怨
於下而不知天變於上而不畏竊嘗歷觀載籍徧閱古
今未有如此而不亂者也恭惟陛下即位之初詔書一
降天下延頸想望太平而朝令夕改迄無寧日百官庶
府倣效成風非惟廢格不行抑且變易殆盡建言者以
爲多言幹事者以爲生事累次執奏則謂之再擾查革
舊例則謂之紛更政在于民生國計則若罔聞知事涉

於近倖貴戚則牢不可破以一二人之私恩壞百年之
定制而不顧以一二人之邪讒遣滿朝之公論而不恤
臣等叨居重地徒擁虛銜或占從中出畧不預聞或衆
所擬議徑行改易累有論列多不允此爲戶兵等部議
處功次等事具本上陳極言利害拱俟數日未蒙批荅
若以臣等言是則宜俯賜施行臣等言非則亦明加斥
責而仍留中不報視之若無使臣等趨向不明進退無
據深憂極慮寢食靡寧亦知內告外順人臣之常但政
出多門咎歸臣等們心反顧無以自明展轉于衷事非
獲已若委顧命之名而不盡輔導之實因循玩愒竊祿
苟容既負先帝又負陛下伏乞聖明矜察特允退休別

選賢能代茲重任。則陛下優待舊臣之心。厲精新政之義。兩盡無遺矣。奉聖旨。卿等切切爲治的心朕已知之。言事待斟酌行。着用心照舊輔導。

秋七月彗星見參井。掃太微垣（）太白經天（）八月立皇后夏氏（）大角大火搖動（）九月兵部尚書劉大夏致仕陞許進爲兵部尚書（）陝巴攴子拜牙即嗣忠順王（）冬十月霾霧四塞（）命太監劉瑾掌司禮監提督團營。丘聚谷大用提督東西廠（）劉瑾矯殺太監王岳范亨徐智。罷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劉健少傅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謝遷。

上初卽位。書宮舊內侍劉瑾等。日導上狗馬鷹兎。鏵唱角抵。廢棄萬幾。時號八虎。戶部尚書韓文每朝退。輒泣恨不能救正。屬吏李夢陽說文曰。大臣義共國休戚。徒泣何益。文曰。計安出。夢陽曰。比言官章入交劾諸內侍。章下閣。閣老持劾章甚力。公誠及此時率諸大臣爭。閣老又得諸大臣爭。持劾章必益堅。去瑾輩易耳。文將鬚昂肩。毅然改容曰。善。卽事弗濟。吾年足死。不死不足以報國。明日早朝。文密叩閣老。閣老許之。倡諸大臣諸大臣又皆應諾。文退。令夢陽具疏草。文讀而芟之曰。是不可文。文。上弗省也。不可多。多。覽弗竟也。遂合九卿諸大臣上言曰。臣等伏念人主。以辯姦爲明。人臣以犯顏爲忠。故羣小之姦。逼近君側。勢足以危社稷。亂天下。伏

未及發。是謂禍萌。故曰萌不可長。臣等待罪股肱之列。值主少國疑之秋。仰觀乾象。俯察物議。瞻前顧後。心焉如割。至於中夜起歎。臨食而泣者屢矣。臣等伏思。與其退而泣歎。不若昧死進言。即使進言以死。不猶愈於緘默苟容乎。此臣之志。亦臣之職也。臣等伏覩近歲以來。朝廷日非。號令欠當。自秋來視朝漸晚。仰窺聖容。日漸清癯。皆言太監馬永成。谷大用。張永。羅祥。魏彬。劉瑾。丘聚等。置造巧僞。淫蕩上心。或擊毬走馬。或放鷹逐兎。或俳優襍劇。錯陳於前。或導萬乘之尊。與外人交易。狎暱媟褻。無復禮體。日游不足。夜以繼之。勞耗精神。虧損至德。遂使天道失序。地氣靡寧。雷異星變。桃李秋花。考厥

占候。咸非吉祥。切緣此等細人。惟知蠱惑君上。以便已行私。而不思赫赫天命。皇皇帝業。在陛下一身。今大婚雖畢。儲嗣未建。萬一游宴損神。起居失節。雖將此輩虀粉葅醢。何補于事乎。昔我　高皇帝。艱難百戰。取有四海。列聖繼承。侍之先帝。以至陛下。先帝臨崩。顧命之語。陛下所聞也。柰何姑息羣小。置之左右。爲長夜之游。恣無厭之欲。以累聖德乎。竊觀前古閹宦誤國。其禍尤烈。漢十常侍。唐甘露之變。是其明驗。今照馬永成等罪惡既著。若縱而不治。將來無所忌憚。爲患非細。伏望陛下。奮剛斷。割私愛。上告兩宮。下諭百僚。將馬永成等拏送法司。明正典刑。以回天地之變。以泄神人之憤。潛消禍

亂之階。求保灵長之業。則皇上爲守成之令主。臣等亦得爲太平之具臣矣。事關安危。情出迫切。不勝戰慄。俟命之至。疏入。上驚泣不食。諸閣大惧。初閣議持言官章不肯下。諸閣業已窘。相對涕泣。會諸大臣疏又入。上遣司禮監八人。齎詔閣議。一日三至。健等益持議不肯下八人中有王岳者。亦東宮舊臣也。素剛直。頗惡其儕所爲。獨曰閣議是。明日忽有旨。名諸大臣入。諸大臣或有咎韓文者曰。公疏言何。文故不應。至左順門。太監李榮手諸大臣疏曰。有旨。諸大臣愛君憂國。言良是。第奴儕事上久。不忍即置之法。幸少寬之。上自處耳。衆惧莫敢出一語。惟韓文曰。今海内民窮盜起。水旱頻仍。天變日增。文等備員卿佐。靡所匡救。上始踐祚。輒棄萬幾。游宴無度。狎暱羣小。文等何忍無言。榮曰。上非不知。第欲暫免之耳。是日瑾等。業自求去。南京安置。而閣議猶持不從。王岳與司禮太監范亨。徐智。亦助文等。容奏於上。言外朝多官劾奏。不可不從。上不得已允之。會天晚。待明旦發旨。捕劉瑾等下獄。劉瑾素敬李東陽。有詩文名。而焦芳亦與瑾厚。遂以内閣堅持之議泄於瑾。瑾左右亦以王岳容奏告之。瑾等夜趨上前。繞跪伏哭。以頭觸地。訴王岳等内外交通。欲害奴等。上色動。瑾又曰。若待明日。瑾等不得見天顏矣。須今晚拿岳等三人送獄方可。上不得已頷之。瑾又進曰。馬鷹兎。何損萬幾。今左班官。

敢譁無忌者。司禮監無人也。有則惟上所欲爲。誰敢言者。上怒。是夜立命劉瑾入掌司禮監。兼提督團營。又收王岳等下獄。設內行官校。巡察。丘聚提督東廠官校巡察。谷大用提督西廠官校巡察。張永等並司營務。分據要地。王岳。范亨。徐智。俱發南京充淨軍。瑾黨長隨王成等。追至臨清少沙灘。縊殺之。內閣復上疏曰。此數人者。蠱惑引誘。罪大惡極。得罪祖宗。非皇上所得而赦。臣等不能及早匡救。罪難辭。今事既至此。又豈敢阿從。以重傷聖德。伏望聖明剛斷。俯察羣言。拏送法司。從重究治。以絕禍根。則聖德光輝。聖躬安泰。上以慰先帝在天之靈。下以副天下臣民之望。上令司禮監傳諭。直貸瑾等。

內閣又上疏曰。伏見舊年以來。龍顏清減。心切憂惶。傳聞每夜戲樂。有妨寢膳。皇城禁門。開閉無節。甚至入市交易。全無扈衛。皆左右引誘。以致聖心荒怠。政令乖違。財盡民窮。上干天變。昨者府部科道等合詞累奏。所謂事情。又有臣等不及知者。皆謂太監劉瑾等。狎昵淫巧。罪大惡極。欲乞明示典刑。臣等讀未終篇。涕泣交下。連日司禮太監李榮等。三至內閣。傳示聖意。乃謂瑾等自幼服侍。不忍據行斥逐。夫人君之于小人。若不知而誤用。其失猶小。天下尚望其能知而去之。知而不去。人心危疑。被其離間。天下之事。無可復爲。必至於亂亡而後已。今數人者。情罪畢露。乞即早賜斥逐。且邪正之勢。必

不兩立。今滿朝文武公卿科道皆欲急去數人而使之尚在左右非但朝臣懷疑俱而此數人者亦恐不能自安。上下相疑內外不協禍亂之機皆自此始宗社所關誠非細故。上不允健等各上疏求去。先是瑾等嘗奏言內閣專執朝權納賄行私及言文官欺壓內臣武職之事至形于劇戲。上久信之。至是遂令劉健謝遷致仕。李東陽獨留蓋前閣議時健嘗推案哭遷亦訾瑾等罔休。惟東陽不出一語故得不去東陽上言臣等三人責任一同而獨留臣將何辭以謝天下。章屢上竟不允劉健謝遷瀕行東陽祖餞欷而泣。健正色曰何用今日哭爲使當日出一語則與我輩同去耳。東陽默無以應其後劉瑾于朝陽門外造玄真觀東陽爲製碑文極其稱頌。人始信其泄捕瑾之事爲真也。

以吏部尚書焦芳兼文淵閣大學士吏部左侍郎王鏊兼翰林院學士並直文淵閣

芳性險愎始附尹旻父子旻敗芳以侍講學士謫桂陽州同復累遷至尚書劉健與韓文謀除瑾黨芳潛通於瑾由是劉健等相繼斥罷黨勢益熾瑾遂引芳入閣表裏爲姦凡變紊成憲梏臣工杜塞言路酷雷軍民皆芳導之釐充孝廟實錄總裁官筆削任意凡先正名卿悉加醜詆授意檢討毀昊以快私忿王鏊入閣東陽引之。

改許進爲吏部尚書○十一月欽天監五官監候楊源上疏杖闕下

源上疏言占候得大角及心宿中星動搖天璇天機天權星星不明乞安居深宮絶遠游獵罷弓馬嚴號令毋輕出入關除内侍寵倖游逸小人節賞賜止工役親元老大臣日侍講習詩書疏下禮部禮部言源占候之言深切時弊源復疏言十月二十六日占候得連日霾霧交作爲衆邪之氣陰冒于陽臣欺于君小人擅權爲下叛上引譬甚力劉瑾怒矯旨杖三十

罷戶部尚書韓文及其子士聰士奇皆削籍

劉瑾恨韓文令人日伺其過會有進納内府折銀者内有假僞驗出以文不能防姦矯旨令罷職歸復陰遣邏卒伺察于途文乘一驢宿野店而去戶科給事中徐昂論救言文忠憤所激不應勒停昂坐除名爲民於是文子高唐知州士聰刑部主事士奇皆削籍

降李夔陽山西布政司經歷罷之（以韓文疏夔陽作也）○逮尚寶司卿崔濬按察副使姚祥郎中張倫柳號謫戍

邏卒伺韓文無所得適有郎中張倫公差回乘轎尚寶卿崔濬冊封回帶家小馳驛乘轎按察副使姚祥赴任亦馳驛用人夫俱奏之捕下獄崔與姚柳號西長安門外張倫柳于通州張家灣内閣部院大臣奏乞寬宥始釋柳充邊衛軍自是内外庶官皆重足而立欲謝政去

而不可得矣。

罷左都御史張敷華

敷華風采凝重義利介然不爲詭隨劉瑾惡之矯旨令致仕去尋卒敷華初爲庶吉士內閣李賢彭時欲留爲翰林敷華與大夏力辭不就二公皆以政事爲名臣云以顧佐爲戶部尚書劉宇爲兵部尚書○起致仕吏部尚書屠滽爲左都御史○進李東陽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焦芳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王鏊戶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

先是劉健在內閣河南信陽人何景明年少能詩人以爲首相同鄉必選入翰林無疑健曰此子福薄能詩何用不取後景明除中書舍人官至提學副使不壽卒自來居內閣不黨比故舊僅見健一人東陽以神童舉與程敏政齊名然皆以詩名延引後進海內名士多出其門往往破常格不次擢用寖成黨比之風而不能迪知忱恂舉用真才實學當時有識之士私相講論以爲數年後東陽柄用引進一眚詩文之徒以誤蒼生尚名矯激世變將起

命劉瑾剖斷天下章奏

上悉以天下章奏付瑾剖斷初亦送內閣票上肯但秉筆者自爲觀望本至先問此事當云何彼事當云何皆逆探瑾意爲之有事體大者令堂候官至門下問之然後

下筆。故瑾益恣肆。後自於私宅檢取票旨。奏聞批出。專用松江人張文冕者。紀錄謄寫。府部等衙門官稟公事者。填淌其間。自科道部屬以下。皆行跪禮。大小官公差出外。及回京者。朝見畢。皆赴瑾宅見辭。以爲常。惟瑾自建白本。則送內閣要票旨。東陽必極其稱美。有曰爾公明正直。爲公除弊等語。務爲容恱。議者謂其侔食中書。下戶科給事中劉菹刑科給事中呂翀于詔獄

坐保富貴。視劉謝二內閣有愧矣。

戶科給事中劉菹上疏極陳時政。其畧曰。近日權姦預政。事勢異常。聰明漸壅。獎端日滋。各處地方大監。及各省鎮守內臣。何必數數更換。用新人。固不若用舊人。養饑虎。固不如養飽虎。蓋舊人猶或知事。飽虎猶或易饜也。又云。方今備邊無良策。只增年例之銀兩。理財無良謀。賣及廣東之庫藏。浙江既奏軍士無粮餉者。已累數月。山西又奏歲入不敷。歲出者幾五十萬。小民困苦。而征斂益急。帑藏窘乏。而用度日奢。今日之財用如此。何所恃而不動心哉。菹疏數千言。言皆剴切。遂下詔獄。刑科給事中呂翀。上疏乞留劉健謝遷。亦下獄。

遂南京六科給事中戴銑等十三道御史薄彥徽等二十人。下錦衣衛獄

戴銑等上疏。乞黜權閹。正國法。留保輔。以安宗社。劉瑾大怒。揑旨差官校。俱逮繫錦衣獄。瑾仍揑旨。劉菹。呂翀。

及戴銑薄彥徽等二十人各廷杖三十除名爲民
兵部主事王守仁下獄廷杖謫貴州龍場驛丞
南科道官戴銑等被逮王守仁上疏云臣聞君仁則臣直大舜之所以聖以能隱惡而揚善也臣邇者竊見陛下以南京戶科給事中戴銑等上言時事特勅錦衣衛差官校拏解來京臣不知所言之當理與否意其間必觸忌諱上干雷霆之怒但以銑等職居司諫以言爲職其言而善自宜嘉納施行如其未善亦宜包容隱覆以開忠讜之路乃今赫然下令逮事拘囚在陛下之心不過示懲創使其後日不敢輕率妄自論列非果有意怒絕之也下民無知妄生疑懼臣切惜之在廷之臣莫不以此舉爲非宜然莫敢爲陛下言者豈其無憂國愛君之心哉懼陛下復以罪銑等罪之則非惟無補于國事而徒足以增陛下之過舉耳然則自是而後雖有上關宗社危疑之事陛下孰從而聞之陛下聰明超越苟念及此寧不寒心況今天時東沍萬一差去官校督束過嚴銑等在道或致失所遂填溝壑使陛下有殺諫臣之名與羣臣紛紛之議其時陛下必將追究左右莫有言者則既晚矣伏願陛下追收前旨使銑等仍舊供職擴大公無我之心明改過不吝之勇聖德昭布遠近人民胥悅豈不休哉臣又惟君者元首也臣者耳目手足也陛下思耳目之不可使聾塞手足之不可使痿痺必將

惻然而有所不忍矣。疏入。劉瑾大怒。廷杖五十。因謫龍場驛丞。守仁回至錢塘。尋慮瑾知枉道。不免於禍。乃乘夜佯爲投江。而浮冠履於水上。浙省二司。及杭守楊孟瑛。皆信之。祭之江上。家人亦成服。守仁遂匿形輕裝。入閩武夷山中。復慮終露。又遁投江右寧王外戚婁姓家中。駕言投江不死。有神助也。欲以聳動寧王爲窟。或謂之曰。畢竟爲累。乃赴龍場。

吏部侍郎兼翰林學士張元禎卒○南京副都御史陳壽除名

戴銑等被逮。壽連疏論救。瑾怒。矯旨械繫赴京。罰米三百石。發居庸監追。罷其官。

南京兵部尚書林瀚謫官。勒致仕

時逆瑾側目方正士。會南京科道官言事被逮。瀚獨往送。贐以俸金。且議上章。直諸言官。瑾聞之恨。勒科道招詞。逮瀚爲黨。矯詔降浙江左參政。致仕。

丁卯二年春正月令兩京都察院御史章奏。必先呈堂稟詳○三月乙亥朔日有食之○以詹事楊廷和爲南京戶部右侍郎學士。劉忠爲南京禮部右侍郎

正德二年春。上御經筵講書。故事講解書義畢。終必獻規諫之語。是日詹事楊廷和。學士劉忠。直講既罷。上謂劉瑾曰。經筵講書耳。何書外添出許多說話。瑾與廷和等皆舊東宮官。奏曰。此二人當打發南京去。陞二人南

京侍郎。是時南京無缺。皆添註之。雖若遠之。實陞之也。忠謂廷和曰。此行須別瑾否。廷和曰。瑾所爲如此。不可再見之。人知必以我輩交瑾矣。忠深然之。廷和密以蜀錦辭瑾。瑾曰。劉先生不足我耶。後瑾遂厚廷和而疎忠。其賣友如此。時劉宇爲兵部尚書。托保國公家人朱瀛者交通劉瑾。無日不來。兵部說話。楊廷和弟廷儀爲兵部郎中。每伺瀛出。必招入司署。留坐欵語。四司官不附宇者。瀛言于瑾。必傳旨令外補。廷儀獨諂諛宇。極妾婦之能。宇大悅。廷儀能文奏章皆令廷儀草之。

詔巡茶御史兼理馬政

正德二年都御史楊一清疏請查照先年事例。仍命御史巡茶兼理馬政。兵部擬議題奉欽依陝西一應馬政。都着巡茶御史兼管。務要着實舉行。不許如常怠玩。疏曰。孝宗皇帝采納廷議。專設風憲重臣。督理馬政。臣猥以庸劣。適當任使。後因茶法馬政二事。命臣兼理。顧廢墜既久之事。更新興舉。事勢頗難。凡所規畫處置。皆遵行明命。盡臣之心。不敢有遺慮。竭臣之才。不敢有遺力。但念天下之事。創作者必專而後成。交承者必守而無失。臣受命之初。責任最專。易於集事。自兼巡撫以來。顧此失彼。已不如前。比者復蒙皇上加任總制。經理邊方。責任重大。其於監牧茶馬之政。勢不能及。悞隳前功。以貽後責。臣切惟馬政茶法。事體相須。先年兩寺馬政。巡

撫無管。而茶馬巡察。御史主之。巡撫政事繁多。馬政實不經意。而茶司所易良駑莫究。騎操所給。登耗不聞。本末始終。茫不相攝。虛名無實。亦勢使然。頃設督理馬政之官。無管數事。茶司之所易。即監苑之所牧。監苑之所牧。即官軍之所給。非惟不相悖。而反相爲用。故臣之不才。亦得稍效其愚。此後督理之官。恐難復設。若令巡撫帶管。不無仍蹈舊轍。莫若復巡茶之官。而無理之爲便。如蒙仍設巡茶御史。務選年深老練。實心幹事之人。請勅無理馬政茶法。行太僕寺苑馬寺官員。專聽提調約束。各衙門不必干預。庶幾事有定規。可大可久。爲益實多。

南京國子監祭酒章懋謝病歸○劉瑾矯詔指劉健韓文等爲奸黨。榜諸朝堂

正德二年。逆瑾矯勅戒諭百官。勒罷公卿臺諫數十人。又指內外忠賢爲奸黨。矯旨榜朝堂。畧曰。奸臣王岳范亨徐智。竊弄威福。顚倒是非。私與大學士劉健謝遷尚書韓文楊守隨林瀚都御史張敷華戴珊。郎中李夢陽。主事王守仁。王綸。孫樂。黃昭。檢討劉瑞。給事中湯禮敬。陳霆。徐昂。陶諧。劉蒞。范艾。洪。呂翀。任惠。李光翰。戴銑。徐蕃。牧相。徐暹。張良。弼。葛嵩。趙士賢。御史陳琳。貢安甫。史良佐。曹蘭。王弘。任諾。李熙。王蕃。陸昆。張鳴鳳。蕭乾元。姚學禮。黃昭道。蔣欽。薄彥徽。潘鏜。王良臣。趙佑。何天衢。徐鈺。

楊璋。熊倬。朱廷聲。劉玉。遞相交通。彼此穿鑿。彼各反側不安。自陳休致。其勅內有名者。吏部查令致仕。

勅各處鎮守太監得預刑名政事。

時新更天下鎮守太監。奏乞如巡撫都御史之任。干預刑名諸政。劉瑾從之。令內閣撰勅增入。由是中官挾勢。剝害憲臣。不能禁矣。有太監畢真者。初差天津取海鮮。至是請勅自山東沿海。達於蘇州浙江福建。所至括民財。凌辱官吏。莫敢言者。○故事。六部奏准。差官請勅。該部備事由。送內閣請勅書。未有不由六部。而內閣自出勅者也。畢真等勅。并正德間。內官賜生祠額護勅。皆劉瑾分付內閣創爲之。當初內閣若能執奏。凡差官不由六部職掌奏行者。不敢撰寫。縱使不從。亦不過如劉健等去位而已。乃不能然。可嘆哉。

夏四月逮巡撫江南右都御史艾璞下獄。編管南海

先是有勳戚家。與無錫民人訟田。璞承勘。悉以還民。勳戚賂劉瑾。復訟。使者。覆勘。承瑾風旨。乃悉以其田歸勳戚。且劾璞前勘非是。瑾矯旨逮璞赴詔獄。訊之。璞不屈曰。實民田也。瑾怒箠之幾死。數日方蘇。除名。全家發南海瓊州爲民。

罷禮部尚書李傑。起前任禮部尚書張昇代之。亦尋罷

時晉府鎮國將軍表橅。賂劉瑾求封爲郡王。傑持不與。瑾銜之。竟以是罷去。復起前禮部尚書張昇代之。尋以

忤瑾。亦罷。

五月陞楊廷和南京戶部尚書。劉忠南京禮部尚書

時楊廷儀。因朱瀛通情于瑾。瑾傳旨罷南京戶部尚書

秦民悅。以廷和代之。以忠與廷和同打發過南。故亦陞

忠禮部。

起雍泰爲左副都御史提督操江

時給事中潘鐸。薦泰有敢死之節。克亂之才。遂詔起用。

固辭。弗允。

秋八月世宗皇帝生於興邸○總制三邊軍務都御史楊

一清致仕○杖欽天監五官監候楊源於闕下。尋卒

源疏言。自正德二年來。一向占候得火星入太微垣。帝

座之前。或東或西。往來不一。勸上宜思患預防。瑾大怒。

罵源爾何官。亦學爲忠臣。遂矯旨。逮送錦衣衛。痛杖三

十。謫戍肅州。行至懷慶卒。

加焦芳少傅兼太子太傅謹身殿大學士。王鏊少傅兼太

子太傅武英殿大學士○加吏部尚書許進兵部尚書劉

宇。並太子太保○九月陞雍泰爲南京戶部尚書。尋致仕

時逆瑾用事。以泰爲同鄉人。欲親用泰。泰不之應。遂斥

泰去。而諸所嘗薦泰者。皆獲罪。泰歸復居常曲。日焚香

讀書。共鄉人論穡事。不與上官相見。

冬十月以楊廷和爲戶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直文淵

閣

時內閣例用三人。李東陽焦芳王鏊皆見任。楊廷儀復謀于劉宇。托朱瀛求劉瑾取入閣。許重謝瑾。瑾許之。下手勅取廷和入閣辦事。南京尚書入閣。自廷和始。廷儀以白金三千兩。并金銀器皿。托朱瀛陳于玄真觀。瑾大悅納之。

賜皇親沈溥吳讓靜海莊田

凡三千五百餘頃。讓妻厲氏奏稱河間府靜海縣莊田一處。原係河淤退灘土田。乞照皇親夏儒事例。給與管業。事下戶部。查得河間府莊田冊。並無靜海縣河淤退灘田地。四至。及差官勘得。雖稱無徵荒地。但頃畝數多。見有軍民管業。難便定奪。上不從。卒賜二家爲庄田永業。

靜海縣原額一十九里。編戶二千三百。年來逃移絕滅已過其半。止併得八里。人戶九百而已。皆因本縣田土盡爲皇親勢家所奪。無復餘地可耕種也。

十一月革各省巡撫都御史及兵備憲臣

劉瑾用事。以天下巡撫官非舊制。又知天順間。亦曾革罷。乃將各處巡撫都御史俱取回。惟邊方及漕運都御史仍舊。

十二月改劉忠爲南京吏部尚書○復寧王護衛

是時宸濠通逆瑾。賂金錢無算。故得復議給。名總督兩廣右都御史熊繡回掌南院。命陳金總督兩廣軍務兼巡撫○始差給事中御史查盤各邊粮草

瑾以邊方粮草多弊令兵部奏差給事中御史查盤回奏內有粮粗粃草浥爛者瑾矯旨逮繫各巡撫及各管粮郎中下獄既至鎖杻差人押至所任地方勒令加倍陪償凡各商人納過粮草未給價銀皆沒官不給由是商賈困弊邊儲日乏

戊辰三年春正月劉瑾令朝覲官每布政司納銀二萬兩各布政司皆揭借於京師富家及回任括取民財加倍償之

逮李夢陽下錦衣衛獄尋釋之

夢陽代韓文草疏瑾已謫出之猶未快於心也復以他事械至京下獄將置之死時翰林修撰康海與夢陽同有才名瑾慕海欲招致門下而海不往夢陽所親有左姓者謂夢陽曰子殆無生路矣惟康子可以解之夢陽曰吾與康子素不相下今死生之際始托之獨不愧於心乎左曰不謂李子而爲匹夫之諒也夢陽乃以片紙書數字曰對山救我惟對山爲能捄我海曰是誠在我我豈敢吝惡人之見而不爲良友一避咎也遂詣瑾瑾焚香迎之延置上坐曰今日有何好風吹得先生來也海曰昔唐明皇任高力士寵冠羣臣且爲李白脫靴公能之乎瑾曰即請爲先生脫之海曰不然今李夢陽高於李白海固萬不及一者也公不爲之援柰何欲爲白脫靴哉瑾曰即當斡旋之海遂與之痛飲達曙夢陽得

釋而海因與瑾客遂雇清議矣
太子少保吏部尚書許進除名
進不阿劉瑾時考察外官諸貪殘吏厚賂瑾皆欲留之
進不聽其朱瀛者爲劉宇謀欲得吏部乃乘間言于瑾
曰許尚書佯爲恭謹而外示伉直如雍泰平昔剛暴明
廷屢貶謫不用今欺公舉用之却又揚言于外曰公
與泰同鄉用之非吏部本意也瑾方怒泰不置及聞此
言大怒遂矯旨除進籍
以劉宇爲吏部尚書○屠滽仍以吏部
尚書兼左都御史掌院事
都察院一日上審錄重囚本內寫劉瑾傳奉字樣重復
數多瑾大怒罵之都御史屠滽急率十三道御史謝罪
御史跪于階下瑾數其罪斥責皆叩頭不敢仰視久乃
起去
以王瓊爲吏部右侍郎○二月南京國子祭酒章懋致仕
○三月賜進士呂柟等三百五十人及第出身有差○改
翰林院編修顧清等爲各部屬官
時焦芳子焦黃中會試中式芳意欲得大魁既而衆論
取呂柟爲第一而黃中居二甲首芳謂顧清等諸執事
官抑之遂入言于劉瑾改清等爲部官而授黃中以檢
討及劉宇之子劉仁等六七人俱爲庶吉士數月黃中
與仁等皆擢編修

下長蘆巡鹽御史徐禎于獄謫戍肅州

禎初知江陰縣吏部嘗奏禎治行爲天下第一徵爲御史差長蘆巡鹽劉瑾欲令割送該年餘鹽銀兩禎弗從瑾深銜之及禎復命俟於朝門適遇瑾出又怪不行跪禮卽矯旨拏送錦衣衛獄二次各杖三十發肅州衛永遠充軍以杖傷重死于獄瑾仍令查拘禎男徐朴發衛補伍及至瑾敗始釋寧家

遠前總制三邊都御史楊一清下獄尋釋之

時賴李東陽力救得釋兵部疏言一清修邊纔有端緒而去凡羅餉費銀十餘萬兩起戶役銀十六萬兩及諸犒勞藥餌轉運木石皆一清精神運用計慮周悉今付之新任撫臣意有異同事無統紀恐徒費財靡益邊務乞勅大臣專理議上兵部右侍郎文貴右副都御史張珩乞簡用瑾意不欲修邊內批罷役銀鎔大鏁解京事竟止

致仕吏部尚書王恕卒（）夏四月南京國子司業羅欽順除名（）五月南京右都御史熊繡致仕（）六月給事中安奎御史張彧都御史劉孟荷校東西長安及吏部門外

劉瑾行事益務嚴刻動用一百五十斤大枷枷號示衆給事中安奎御史張彧因盤粮數不明枷于東西長安門外時暑雨晝夜不輟莫敢少移都御史劉孟到任延遲

執京朝官三百餘人下詔獄尋釋之

一日早朝有遺空名文書于丹墀者上見之命拾以進乃是言劉瑾等亂政事瑾遂下殿入文班詰問無肯承瑾疑羣臣所爲乃分五品以下官三百餘人出午門跪聽處分至午後不放時酷暑暴于烈日中多不能當當有什地曳出死者十餘人至晚悉械送錦衣衛獄追究竟無踪跡李東陽奏此事必一人陰謀所爲同朝諸臣倉卒拜起豈能知之乃盡得釋

逮前任戶部尚書韓文下錦衣衛獄罰米放歸

瑾憾韓文不已仍矯詔差官校械繫至京下錦衣衛獄計欲殺文適有投匿名書于朝者乃不果殺坐贖米先後二千石家產不能償皆稱貸以給乃放歸

秋八月進楊廷和少保兼太子太保（）逮前兵部尚書劉大夏南京刑部尚書潘蕃下錦衣衛獄謫戍

劉大夏爲兵部時孝宗名臣見嘗言劉宇在大同私養官馬饋送權貴孝宗密遣錦衣百戶郤琪往察之以養馬未送回奏司禮太監李榮爲解得免宇恨大夏言於劉瑾日籍劉尚書家可得幾萬金會岑猛怨潘蕃奏降圖還田州納賂劉瑾瑾檢潘蕃原奏岑猛獄詞大夏在兵部議覆遂矯詔以岑猛爲田州同知逮大夏潘蕃至京下錦衣衛獄將坐以激變土官罪死大學士王鏊曰岑氏未叛何名爲激變集大臣議都御史屠滽亦曰大夏

無死罪。瑾勃怒。惡語罵滽。乃與劉宇謀。署大夏輕議夷人遷徙。與潘尚書俱發戍。瑾初擬廣西邊衛。焦芳曰。是送二人歸也。乃發肅州衛永遠充軍。大夏即買驢僱車以行。出都門日。觀者如堵。所在父老涕泣。士女攜筐饁進果食。亦有焚香密禱。願公生還者。

陞南京右都御史張泰爲南京戶部尚書令致仕

泰素清貧。以南院都御史。奉表入賀聖壽。以土葛遺瑾。瑾銜之。會吏部以南戶部尚書員缺。推泰補之。瑾遂矯旨。令陞職致仕。

調翰林學士張芮爲鎮江府同知。修撰何瑭爲開封府同知

芮朴實直遂。見瑾長揖不拜。瑭亦伉直不屈。瑾皆托事。調爲同知。

下陝西舉人郝序于獄發戍

劉瑾崇重內臣馬永成等八黨。皆封父爲都督。母爲夫人。欽賜造墳祭葬。祭文皆內閣李東陽等所撰。該部不敢執。臺諫不敢言。戶部侍郎郝志義病故。其子舉人郝序。援例陳乞祭葬。而無賂餽。劉瑾遂謂洪武禮制。無此條例。下序錦衣衛獄。問發充軍。

罷送各邊年例銀兩

劉瑾因戶部奏送各邊年例銀兩。以爲祖宗朝無此例。命戶部尚書顧佐查天順年以前年例銀數。佐以天順

前無前銀例回報。瑾大怒曰。此戶部官通巡撫邊方都御史共盜內帑銀兩之明驗也。悉追問致罪。革罷送銀之例。邊儲至是缺甚。蓋自成化八年。開設榆林衛。余子俊增置城砦。陝西民供不繼。奏送江南折糧銀以備不足。然初亦依江南原折銀例。每米一石。折銀二錢五分。放支軍士。其後大同等邊缺乏。亦暫送銀補足。數皆不多。未有以萬計送者。弘治間戶部尚書葉琪。與內閣徐溥。同年最厚。琪淮安人。鹽商皆其親識。因與琪言。商人赴邊納粮。價少而有遠涉之虞。在運司納粮。價多而得易辦之便。琪遂奏准。兩淮運司鹽課。於運司開中納銀。解戶部送太倉銀庫收貯。分送各邊。自此各邊始有折例銀兩。以補商人各邊上納之數也。自洪武永樂以來。天下鹽課俱開中各備上納本色米豆。商人欲求鹽利。預於近邊轉運本色。以待開中。故邊防粟豆無甚貴之時。今廢商人赴邊報中之法。近年米豆無人買運。價遂騰涌。正德五年。侍郎叢蘭整理陝西邊儲。遂令百姓每名徵銀二兩五錢。准米一石。蓋六部政本。少有差錯。貽弊如此。使顧尚書當劉瑾查問之時。荅曰。昔鹽課在各邊上納。故無年例銀之送。後改鹽課銀解京。故不得不分送各邊。如此瑾必不怒而反正鹽法。琪必受其禍矣。

冬十月四川盜起。名致仕右副都御史林俊巡撫四川兼贊理軍務。督兵討之。○十一月禮部侍郎掌國子祭酒謝

鐸致仕○十二月起致仕江西提學副使王鴻儒爲國子祭酒尋卒復起致仕山西提學副使蔡清爲國子祭酒已巳四年春正月以邰寶爲右副都御史總督漕運巡撫江北尋致仕

時劉瑾擅權寶無所通瑾啣之每撼以危言不動瑾惡平江伯平江伯潛帥也事與寶相關瑾怒禍且不測李東陽力解寶乃得致仕去

追奪纂修會典陞職者

弘治間李東陽等奏准纂修大明會典自東陽而下翰林春坊官皆陞職瑾以爲壞祖宗制書妄雜以新例毀其事悉追奪之吏部尚書兼學士梁儲降爲侍郎左庶子毛澄左諭德傳珪等皆降職焉惟李東陽不動

詹事兼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王鏊致仕

鏊見焦芳專事姦阿劉瑾驕悖日甚無可柰何居常戚戚至是力求去劉瑾猶欲中傷之鏊惴惴至家瑾敗得免嘗自贊曰噫嘻先生何如其人窮年校書結髮勵行白首於道茫然無聞者乎爵祿赫炎不能附麗權璫狂瞽不能姦阿一有約者乎貴戚赫炎不能附麗權璫狂瞽不能姦阿一有遠言超然不辱者乎遇事直前不知顧忌見利思義不知規避歸臥空山晏然寤寐者乎斯人也其量則隘其躬跡其所至蓋知慕首陽之才則庸無裨于世自潔其躬跡其所至蓋知慕首陽之

節而不知柱下之工知希止足之疏而不能爲應變之崇者乎

降南畿提學御史陳琳爲揭陽縣丞

琳以劉瑾陰排大臣顯挫臺諫上言老成不可不惜狂直不可不宥言甚切至疏入忤旨遂謫廣東揭陽縣丞

五月孝宗敬皇帝實錄成

王鏊曰班固欵天下不復有史矣古之所謂史官皆世守之人主所在執筆以從隨其言動皆親見而直書之所謂信史也後世史官雖具員而無定職人主動靜邊不相及政事不及與聞惟易世之後則集前後奏疏而分曹書之以宰臣爲總裁奏疏之語果皆實乎分曹之人宰臣之意果皆公且正乎且生于數十年之後追書于數十年之前其是非曲直皆茫然無聞或得之傳聞已非其實縱得其實而亦莫燭其情僞或奪于衆不得書或迫于勢不敢書或局于才不能書故一時君臣謀議勳業汨沒不傳而姦慝情態亦無能發其微以爲世戒監領者又往往以私好惡揉乎其間故曰不復有史矣

進焦芳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復梁儲尋改南京吏部尚書劉瑾惡其不附已也調翰林坊局官爲部屬

劉瑾惡諸翰林官及修孝廟實錄成例皆進秩瑾怯不與或嗾之曰文士不習世故乃改翰林侍讀徐穆編修汪俊等凡瑾所衙者十餘人皆爲南部員外主事等官

謂俾擴充政務

遣御史等官清理各邊屯田

劉瑾既止各邊年例銀又禁商人報納邊儲遂大匱乏因詢國初如何充足議者以爲國初屯田修舉故軍食自足後爲勢家所占以此軍不自給瑾遂慨然修舉屯田分遣胡汝礪楊武周東顏順壽等往各邊丈量屯田以增出地畝數多及追完積逋者爲能否則罪之又命散銀于近邊州縣百姓買米陪脚耗運送邊倉交納奉行苛刻人不聊生各邊僞增屯田每至數百餘頃悉令出租周東在寧夏與都御史安惟學比較屯粮尤嚴加刑於軍官妻人心憤怨指揮何錦等遂與安化王謀起兵傳檄以誅瑾等爲名瑾禍自此起矣

六月陞南翰林侍讀學士石瑤爲南國子祭酒○進吏部尚書劉宇少傅兼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入閣辦事○陞吏部左侍郎張綵爲吏部尚書

綵陝西人以文選郎中養病歸劉瑾專政查京官養病久者悉革爲民未久者令赴京聽除綵在文選時焦芳爲侍郎甚相得芳乃薦于瑾曰張綵公之鄉里極有才可用瑾復以爲文選歷陞巡撫副都御史尋陞吏部侍

即劉宇入閣遂以綵代之綵一意敬事劉瑾

秋八月遣榮莊王之常德

榮王祐樞弘治四年封常德正德初留京邸劉瑾惡之與吏部尚書張綵謀遂逐王就國是時劉瑾方有逆謀故不欲天潢血屬之在肘腋也

九月遣御史寗杲殷穀薛鳳鳴捕畿內盜

劉瑾用事益專恣驕橫霸州文安諸處響馬強盜生發瑾不勝忿欲速除之用人言遣御史寗杲于真定殷穀于天津薛鳳鳴于淮陽專一捕盜舊例御史出差不得以家眷隨今差杲等令携家眷責以滅賊爲期鳳鳴在歸德與守備指揮石璽會飲令人歌舞爲樂瑾遷卒奏之傳旨降鳳鳴爲徐州弓手穀在天津稍收斂惟杲奏立什伍連坐法盜賊捕獲無虛日每械盜賊入真定城用鼓吹前導金鼓之聲彌日不絕由是奸人無所容盜賊多內官張忠姪張茂爲大盜竄主杲親往捕獲斬之啖其心霸州盜劉六劉七齊彥名輩因是聚衆爲亂瑾以捕盜功陞杲與穀皆爲僉都御史仍專督捕盜

閏九月奪平江伯陳熊爵

正德三年命平江伯陳熊總督漕運劉瑾橫索金錢熊不應瑾使邏卒日伺其事竟坐多買田宅侵民利謫海南衛奪其誥券

冬十月虜入花馬池塞殺總制尚書才寬

弘治末朝廷清明內外大臣協心體國爲經久計以故議復河套會孝宗崩劉瑾專政楊一清得罪去無敢言及河套者即有建白輒云修邊或曰進幾里扞虜或又曰退幾里固我我邊日退套虜日進是月虜入花馬池塞殺總制尚書才寬

庚午五年春正月命刑部尚書洪鍾兼左都御史總制軍務討四川流賊

時四川保寧流賊劉烈聚衆作亂僭號稱王侵掠陝西漢中等處又有藍廷瑞鄢本恕廖惠等亦稱順天王刮地王掃地王衆至十萬侵入湖廣鄖陽等處於是復命洪鍾總制軍務督陝西川湖三省兵征之

二月進楊廷和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以兵部尚書曹元兼文淵閣大學士入閣辦事

正德中入閣不由翰林者三人楊一清以才望劉宇曹元皆阿附權奸得之

以劉忠爲吏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掌詹事府事○出太監張永于南京不果行

劉瑾專政欲謀不軌慮永軋已一日伺間言于上調永南京奏既可即日逐永出就道楊諸禁門不許放永入永覺之直趨至上前訴已無罪爲瑾所害名瑾至語不合永即奪拳毆之谷大用等勸解上令諸近臣置酒和

釋

夏四月慶府安化王寘鐇反。殺總兵官江漢巡撫都御史安惟學。

寘鐇者。慶靖王曾孫也。是時劉瑾擅權。毒亂天下。寘鐇遂起逆謀。告生員孫景文曰。日者言我有帝王骨相。覡王九兒。降鸚鵡神。妄言禍福。每見寘鐇。呼老天子。寘鐇益異望非分。會大理寺少卿周東。度田寧夏。倍益頃畝。畝索厚租。徵馬屯租。甚急。景文謂寘鐇曰。殿下欲圖大事。此其時矣。寘鐇遂爲酒。名都指揮何錦周昂。指揮丁廣。謀反。以誅奄瑾爲名。是年四月五日。寘鐇爲酒。大會巡撫安惟學。總兵姜漢。少卿周東。鎮守太監趙弼。弼及漢至。巡撫少卿辭不至。錦等矯言虜入塞。急呼壯士申居敬。捕虜。執兵械。跨馬呼噪。儀賓韓廷璋等。伏府序下。錦等趨安化府推門入。序中伏兵起。殺漢及弼。遂走行臺。殺惟學。都指揮楊忠。又殺周少卿。縛侯叅議。放獄囚。焚官府。劫庫藏。奪河舟。大索慶諸王將軍金幣萬計。名逆黨平虜城千戶徐欽。引兵入城。僞造印章旗牌。又令景文爲僞檄。言瑾蠱惑朝廷。變亂祖法。屏棄忠良。收集凶狡。阻塞言路。括歛民財。籍沒公卿。封拜侯伯。數興大獄。羅織無辜。散遣官校。脇持遠近。張綵。劉機。曹雄。毛倫。文臣武將。內外交結。意謀不軌。今特舉義兵。清除君側。凡我同心。並宜響應。傳布邊鎮。以錦爲討賊大將軍。昂廣左右副將軍。景文軍師。張欽先鋒將軍。魏鎮等七人

都護宋霞等十一人總管。
遷瓊州兵備副使吳廷舉謫戍鳳門
廷舉初授廣東順德知縣潔已字民時都御史屠滽名見廷舉甚温廷舉請所事滽曰順德有大鐫某者屬我修其家廟縣令可理葺之廷舉謝曰令非有舊例新恩一夫不敢役一錢不敢費也市舶大監出銀市葛廷舉即以銀市二葛曰奉此爲式如不中請還金且葛雷產也大監怒取金去汪御史惡廷舉曰彼專抗上官市已能者會廷舉壞淫祠撤其材作土堤書院賢館修學官御史按而會其直竹木碎計斤兩廷舉囚服梏手曰請訟所士夫羣泣訴其亡狀盜狀御史大慙釋之滽歷陞左都御史入爲吏部尚書時廷舉爲令十年矣滽猶嘖之僅遷成都同知以憂去起復改松江上疏請修軍政十八年廣東盜起陞兵備僉事計平十二村池水盜正德二年革兵備陞廣東右參議再逾月陞瓊州兵備副使適逆瑾專權廷舉發鎮守內臣淄忠二十罪又奏有旨取省帑解京皆非正費不曰進貢內也則曰司禮打點錢賂瑾也又疏便宜事忠亦訐廷舉瑾遂矯旨坐廷舉杖道荷校不死戍鳳門再月赦罪還鄉瑾誅改雲南兵備副使。
四川巡撫副都御史林俊破賊於通江縣
四川賊藍廷瑞廖惠破通江縣巡撫都御史林俊發官

兵及調儸回石柱等處土兵攻敗之殺溺死者六千餘人生擒廖惠其藍廷瑞奔紅口與鄢本恕合越過陝西漢中三十六盤至大巴山俊復遣兵追及大敗之賊棄輜重走

五月焦芳致仕○以涇陽伯神英爲平胡將軍起右都御史楊一清提督軍務命太監張永總督軍務帥師討寘鐇朝廷聞寘鐇反遂命太監張永總督軍務起致仕都御史楊一清總制陝西延綏寧夏甘涼各路軍務涇陽伯神英充平胡將軍總兵官統各路兵討之一清與張永西行一日嘆息泣謂永曰藩室亂易除國家內變不可測柰何永曰何謂一清曰公豈一日忘情故無能爲公畫策者遂促席手書瑾字永曰渠日夜在上傍上一日不見渠不樂今其枝附已成耳目廣矣柰何一清曰公亦天子信幸臣今討賊不付他人付公上意可知公試班師入京詭言請上閒語寧夏事上必就公問公於此時上寘鐇僞檄并述渠亂政凶狡謀不軌海內愁怨大亂將起上英武必憤且大怒誅瑾瑾誅柄用公益矯瑾行事呂强張承業暨公千載三人耳永曰即不濟柰何一清曰他人言濟不濟未可知言出公必濟顧公言時須有端緒且委曲上萬一不信公頓首請效願效上前即退瑾殺奴猥狗又涕哭頓首得請即行事無緩頃刻漏機事禍不旋踵永勃然作曰老奴何惜餘年報主乎

寧夏游擊將軍仇鉞襲執寘鐇檻送京師

仇鉞以指揮使充游擊將軍是時鉞陷賊中京師訛言鉞從賊矣又興武營守備保勛故與賊聯姻亦遂疑勛爲外應朝議用勛爲參將鉞爲副總兵着率兵討賊於是勛上疏言臣母及妻子俱在賊中臣義不顧家恨不飛渡黃河食賊肉以謝朝廷鉞亦稱病卧陰納游兵壯士候保勛等諸兵至從中發爲內應俄而蒼頭書童沒河潛入城言保勛楊英韓斌時源各率兵屯河上廣武營都指揮孫隆焚兩壩掃捲河舟盡奪泊東岸矣鉞喜尚稱病卧嗾人謂賊宜急守渡口防決河灌城遏東岸兵勿使渡河何錦果率都指揮鄭卿等三千人出覘渡口留昂守城昂問鉞病鉞猶堅卧呻吟伏諸蒼頭候昂入殺昂鉞即披甲仗劍跨馬出門一呼諸游兵壯士楊真等聞之即趨安化府殺朱霞等十一人擒寘鐇及其子台溍遣古興兒密告鄭卿令反正遂殺魏鎮等十人錦廣走追擒之賀蘭山外

六月京師旱霾○秋七月四川威茂地震有聲如雷漳川樂至州縣皆震○八月寘鐇伏誅楊一清仍總制陝西軍務

張永楊一清至陝西而賊已就擒遂械寘鐇錦廣等至京頌繫寘鐇於諸王館錦廣等下錦衣衛獄廷鞫伏誅弟寘鍚坐黨廢庶人將軍鼐才俘至京既論死正德中

山僧大千和尚者。富財凌同類。同類毆和尚。和尚憤曰。我皇帝家人也。衆異其言。聞于朝。逮至京。下刑部獄。和尚曰。我安化府鼐才也。衆不能辨。安化宮人左寶瓶。在浣衣局。名驗和尚。寶瓶叱曰。此鼐才殿下。得免死。送高墻。竟不能知當時代鼐才死者誰也。

劉瑾坐謀反吏部尚書張綵。錦衣衛指揮楊玉石文義等坐同謀。皆伏誅。內閣劉宇曹元。前內閣焦芳。並削籍

張永獻俘至京。遂與素所厚宦侍。張雄。張忠等。共訴于上前。謂瑾激變寧夏。心不自安。陰謀不軌。其形已具。宜早擒之。永因出懷中疏奏。瑾大罪十七事。上猶豫未決。永曰少遲。我等皆爲虀粉矣。陛下安所之乎。上允其奏。當夜命牌子頭往名瑾。永等勸上親至瑾宅。近地觀變。時漏下三鼓。瑾方熟寢。令牌子頭入。問曰。上安在。對曰。在豹房。瑾起披衣謂家人曰。事可疑矣。出門有牌子頭數人。執瑾就內獄。尋有旨。降劉瑾南京奉御。諸大璫曰。如此彼若復用。肆毒當益甚。柰何。張永曰。有我在無慮。已而瑾上白帖。言奴縛時。封奴帑。奴赤身無一衣。乞與一二敝衣蓋體。上見瑾帖憐之。令與瑾故衣有百件。永始懼。令科道劾瑾。劾中多指文武大臣。阿附劉瑾。永持疏至左順門。付諸言官曰。瑾用事時。我輩莫敢言。況爾兩班官乎。今罪止瑾一人。可領此疏去。易疏急進。勿搖動人。於是科道官。列瑾罪惡三十餘條。疏入。遂下瑾鎮

撫司獄。坐奸黨律。永輩又不欲止罪內臣一人。乃逮文臣張綵一人。武臣楊玉等六人。獄辭既具。綵上疏稱冤。盡發李東陽阿附劉瑾之事。東陽大怒。又與永謀。不重法誅鋤此輩。後受其亂。乃改謀反律。瑾凌遲三日。諸被害者爭取其肉嚼之。悉誅其家屬。抄沒財產。金二十四萬錠。又五萬七千八百兩。銀元寶五百萬錠。又一百五十八萬三千六百兩。寶石二斗。金甲二。金鈞三千。玉帶四千一百六十二束。獅蠻帶二束。金湯盞五百。蟒衣四百七十襲。牙牌二。圓穿宮牌五百。金牌三。衮袍八。爪金龍四。盔甲三千。玉琴一。玉瑤印一顆。以上金共千二百五萬七千八百兩。銀共二萬五千九百五十八萬三千六百兩。楊玉等六人皆伏誅。張綵改獄中。乃暴其屍。家屬流嶺南。○綵在吏部。惟知敬瑾。共謀事。諸大璫以瑾之疎同類。皆綵教之。又楊廷儀爲宇腹心。宇過吏部。調廷儀爲吏部郎中。親信之。及宇入閣。綵代宇。廷儀不爲綵所親。有所私。綵不聽。廷儀兄弟深憾之。又故事吏部推用大臣。必密謀于內閣。綵以爲事在于瑾。內閣不得與。每忽之。東陽等以爲遂廢內閣權。共銜之。及瑾被繫。亦捕綵下獄。議以交結近侍。符同奏啟斬罪。遇赦免改廷和等令改擬。同劉瑾同反罪。綵病改獄中。仍令暴其屍。然非真謀反也。故流其母妻子弟于嶺南。不誅。○大學士劉宇。曹元皆有罪免。前大學士焦芳及子侍讀焦

黃中並除名爲民先是黃中爲檢討數月卽陞編修踰年復陞侍讀性尤狂恣無耻時土官岑濬沒入家口有妹姝色芳聞求於瑾得之納以爲妾後芳卧病黃中烝焉聚麀之鄙天下嗤之瑾誅言官交章暴其罪並梏職劉大夏韓文許進並復官致仕○奪神英涇陽伯爵復陳熊平江伯

成化弘治間神英充總兵官守寧夏延綏宣府大同歷四鎮累官署都督正德五年給事中歐豸劾英年老不任金革致仕是年賂瑾金寶萬計矯旨英居官五十餘年有戰功欲封英爵下兵部議尚書曹元阿瑾卽稱英功傳會盡錄上英前後首功中律瑾又欲猶衆口下廷

臣再議莫敢異同是年四月封英涇陽伯食祿八百石與世券數月瑾敗言官交章劾英奪爵繳誥券爲右都督○陳熊總督漕運劉瑾索金錢不得憾之遂以濕潤米等項銀爲賍必欲寘之死地李東陽力爭之瑾謂熊所犯罪重不宜姑息東陽曰其誠姑息非姑息陳熊乃姑息陳瑄耳瑄在太宗朝開濟寧河道以通漕運有大功金書鐵券子孫皆免死豈可盡革傷天下武臣心瑾曰國初功臣如常遇春鄧愈湯和輩百戰之功今其子孫俱已革罷陳瑄不曾斯殺有功當代豈足深惜東陽曰漢高祖親定十八功臣位以蕭何爲第一蕭何不曾斯殺但因供給餽餉不絕遂以爲萬世之功益足食然

後足兵使當時餽餉不繼雖百張良十韓信豈能助漢
餽蕭何餽餉猶是一時爭戰之功陳瑄通南北漕運每
歲四百萬石至京師誠國家萬世之利也瑾不答竟坐
侵奪民利奪誥券謫戍海南至是復爵

詔焚諸與瑾往返書劄文字

是時籍瑾書籍得秦府永壽王爲瑾慶壽詩序中間稱
謂過於卑諂上怒甚欲降勅切責李東陽上疏曰自古
治亂賊者正名定罪誅止其身昔漢光武平叛賊王郎
得吏民交通文書數千章不一省視會諸將燒之曰令
反側子自安歷代相傳以爲故事當劉瑾專權亂政之
時假托朝廷威福以劫天下生殺予奪惟其所欲中外
臣民誰不屈意待之往來書信禮意雖於法律有碍但
因畏罪避惡多不得已情有可原況王府懿親尤宜優
待自非知情助叛法不可赦者其細故小過亦須曲賜
包容若指論罪實降勅切責則凡有書信饋送者不知
其幾傳聞驚駭各不自安或愧懼終身或遂致失所不
可不爲之慮今劉瑾罪狀明白已正典刑伏乞聖明洞
察廣大涵容將此壽詞置之不問并一應文書涉叛逆
事情者并行燒燬以滅其跡使人心安帖事體穩當上
以爲然於是悉焚其往返文字無延及者

論平寘鐇及誅劉瑾功

寘鐇之亂實由仇鉞反正而劉瑾之誅則楊一清之謀

也李東陽等奏言旬月之間二難交作悉底平定皆太監張永等之功而永亦自攘爲已有一時黨惡如谷大用馬永成陸閒魏彬皆冒以運籌仇鉞封咸寧伯永兄張富封泰安伯弟容封安定伯大用弟大寬高平伯亮永清伯閒弟陸永鎮平伯彬弟魏英鎮安伯並食祿一千石給誥券世襲李東陽楊廷和各廕子一人爲尚寶司丞楊一清陞戶部尚書加太子太保廕子一人爲中書舍人南京御史張芹劾李東陽當瑾擅權亂政時禮貌過於卑屈詞旨極其稱贊及他人奏誅瑾則攘功受賞不顧名節東陽引疾辭不允命魏彬掌司禮監事

劉瑾雖誅而政權仍在內臣彬既掌司禮監決大政而馬永成等又奏有旨凡朝廷大事須彬等同議瑾所行亂政雖奉明詔令各衙門查革改正而其流毒尚在彬永成等繼之濁亂朝綱賞罰乖宜山東河南北江西四川諸處盜賊蠭起而天下不勝煩擾矣時張永欲矯劉瑾奢僭之弊以窮苦魚菜四字爲題索詩李東陽楊廷和等各作長篇以獻東陽爲窮字詩析黠畫爲句極工巧永大悅命工刊印傳之未幾流賊殘毒中原人以爲窮苦之應

革寧府護衛○罷工部尚書畢亨起曾鑑復爲工部尚書畢亨請毀劉瑾原籍陝西祖墳且云內官修墳不係舊

例宜悉革罷魏彬等大怒曰洪武禮制豈有文官修墳例耶遂矯旨劉瑾祖墳不必拆毀畢亨着致仕

九月名南京吏部尚書梁儲爲吏部尚書以吏部尚書掌詹事府劉忠並兼文淵閣大學士入閣辦事○進楊廷和少傅兼太子太傅謹身殿大學士劉忠少傅兼太子太傅梁儲少保兼太子太保並武英殿大學士○以陶琰爲副都御史總督漕運巡撫江北○霸州賊劉六劉七齊彥名等作亂

京師之南固安永清霸州文安等處京衛屯軍雜居其地人性驕悍好騎射往往邀路劫財輒奔散不可尋人號爲響馬賊正德間內侍得寵用事者劉瑾陝西興平縣人谷大用馬永成張忠等皆霸州文安諸處人大盜劉七等嘗因內官家人混入禁內至豹房覘上游幸之所及爲竊果所逼遂聚衆拒捕瑾誅果亦得罪係獄當時若遣驍將五人各統勁兵一千分路而出聽其便宜襲捕惟以平賊爲功不論首級多寡不過旬月而平矣時兵部尚書王敞不通政務止行有司擒捕已獲齊彥名收安肅縣獄劉七等十餘人劫去旬日之間聚至數百所至窮民響應增至數千敞束手無策

冬十月致仕吏部尚書許進卒○十一月致仕南京國子祭酒章懋爲南京太常寺卿辭○陞傳珪爲吏部右侍郎○致仕禮部侍郎掌國子祭酒事謝鐸卒○二月尊太皇

太后王氏爲慈聖康壽太皇太后。皇太后張氏爲慈壽皇太后。○致仕參議賀欽卒。學者稱爲醫閭先生。

辛未六年春正月改戶部尚書楊一清爲吏部尚書。名南京吏部尚書孫交爲戶部尚書。以喬宇爲南京禮部尚書

○巡撫四川副都御史林俊平江津賊

四川江津賊曹甫作亂。僭稱順天秦王。攻圍縣治。殺分巡按察僉事吳景。都御史林俊。調兵討誅曹甫。賊平。

二月起致仕副都御史邵寶爲戶部右侍郎。○三月賜進士楊慎等三百人及第出身有差。○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劉忠以省墓還。尋致仕

忠性峻少通。行方寡合。是春累疏辭疾。未允。强起主會試事。事竣。即省墓。已得請。陛辭去。上一日摘會試録所刻文字差誤處。以示李東陽。益中官有譖之者矣。忠抵家聞之。遂疏乞休。

夏四月江西盜起。命右都御史陳金總制軍務。右副都御史俞諫提督軍務。討之

先是江西諸郡盜賊蠭起。贛賊犯新淦。執衆政趙士賢。靖安賊據越王嶺碼磴寨。華林賊破瑞州。既而撫州東鄉。饒州桃源洞等處賊亦作亂。金等奏調廣西田州東蘭等處狼兵合征之。

章懋陞南京禮部右侍郎。○五月致仕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劉大夏卒

大夏平生不以勢位自居。所至愛民如子。民亦愛之如父母。遇事有當行。未嘗先洩。有疑未明者。不以公移顯行。雖屬官亦具手簡。直述其事。紙尾書名。以故所委事無大小。無不盡心力。不相欺負。功名富貴子孫福澤。泊如也。嘗預作壽藏東山陽。記曰。予嘗見士大夫家子弟。愛其父兄者。俟其身後必求名儒大筆。鋪張行業。以誌于其墓。作國史者。或憑而采之。予無似。承祖宗世澤。籍科甲官祿。前後四十年。在家在邦。無一事可述者。萬一後人私所親謬言以誤名筆。縱可欺人。獨不自愧于地下也耶。用是述平生履歷。書石付兒祖。生等藏之。以俟他日。其詞雖俚。其事則核。予心安焉。大夏嘗曰。居官以正已爲先。所謂正已不特當戒利。亦當達名。李東陽曰。東山乃昔人所謂與物無競。臨事有爲者也。卒贈太保。謚忠宣。

命惠安伯張偉爲總兵官。副都御史馬中錫提督軍務。帥師討畿輔賊

劉六劉七齊彥名等。賊勢日熾。有趙風子名燧者。霸州文安縣生員。有勇力。好任俠。先是劉六劉七劉三齊彥名。邢老虎楊虎等。攻掠文安。燧偕家屬避賊。立水中。賊劫其妻將汙之。燧怒奮往殺傷二賊。爲劉六劉七所擒。因降爲盜。於是燧與劉三楊虎邢老虎爲一夥。分掠山東。遂破泰安。燒東關。

攻萊蕪。秋七月己酉朔。千餘騎破齊河城。燒官廨倉庫
殺虜莫計。庚午千騎破高唐。放囚殺虜。又三百騎破禹
城。燒官舍。及安仁新寨二店。劫囚掠民。辛亥七百餘騎。
破東光。燒殺虜掠。壬子破吳橋。燒官民居殺虜。又千餘
騎。圍夏津。燒民舍千餘間。分劫鄉村。次日復攻[redacted]沿途。
殺掠莫計。甲寅三千騎攻南宮城。燒官庫獄。劫囚。乙
卯千騎破新河。知縣董昌戰傷。丙辰攻巽州。劫倉庫放
囚。燒官民居擄掠。吏部尚書楊一清建議。推用大將征
討。及文臣有才望者。提督軍務。乃舉巡撫大同副都御
史馬中錫。提督軍務。惠安伯張偉。爲總兵官。同征流賊。
所領京營人馬。皆一不簡閱。中錫書生。欲効龔遂化渤海
盜事。招撫解散。張偉統挎之子。亦不知兵。既出兵。中道
遍檄諸路。榜示劉六等。經過所在官司。不許捕捉。與供
飲食。若聽撫待。以不次劉六等聞之。所至不殺掠。然且
信且疑。中錫至德州桑園。見駐兵。劉六等來謁。中錫開
誠撫之。劉六欲降。劉七曰。今內臣主事。馬老爺豈能自
踐其言乎。潛使人至京師。探諸中貴。無招降意。又以山
東所掠金銀輦載至京。饋權倖求赦。不得。遂大肆劫掠。
衆至數萬。
以巡撫陝西右都御史陳壽爲南京刑部尚書致仕○起
李夢陽爲江西提學副使○調南京刑部主事王守仁爲
吏部驗封主事○名編修何瑭復任

何瑭以長揖忤劉瑾調外任乞致仕至是調復翰林編修。

加洪鍾太子少保陞林俊右都御史藍章副都御史

洪鍾以總制至四川與林俊議多不合軍機牽制每不得速進討藍廷瑞等招集散亡勢復大振攻燒營山縣治殺僉事王源洪鍾乃會林俊督四川兵陝西巡撫都御史藍章督陝西兵及檄湖廣河南兵分路進勦鍾與俊親監督之湖廣兵先追及於陝西石泉縣熨斗垻賊見官兵追急求招撫令至四川東鄉縣金寶寺聽撫鍾給榜示并檄名廷瑞等約日出降賊意在緩師延至六月十四日始至信地依山駐營廷瑞本恕俱不出但使人來言欲得營山縣治或臨江市駐其衆方出見且要取旗牌官爲質鍾等俱許之鄢本恕來見回營藍廷瑞始復來見且降且肆殺掠仍於松樹埡劫擄民家計欲脫走官兵分七哨周匝防守巡邏甚密不得間賊勢窘漸潰散十五日廷瑞以所掠女子詐爲巳女嫁與領兵土舍彭世麟爲妾以結驩世麟白軍門受之遂邀賊首至營宴會鍾令廷瑞所親鮮于金說廷瑞及本恕於十六日帥諸賊二十八人同至彭世麟赴宴伏兵盡擒之衆聞變遂大潰四出奔軼山谷鍾等遣諸路兵分道追勦之擒斬溺死并俘獲婦女老弱騾馬兵仗甚衆未盡者許自投首撫之惟從賊首廖麻子未獲捷聞陞秩賞

賚有差。

日本遣寧波叛民宋素卿來貢○巡撫四川右都御史林俊乞致仕許之

江津賊曹甫餘黨方四任鬍子擁衆走綦江入思南石阡等府數月之間復猖獗方四僞稱總兵任鬍子僞稱御史餘賊首二十餘人僞稱評事等名六月貴州兵敗之于思南播州兵敗之于三跳諸處先後擒斬三千餘人賊由貴州復入四川欲至江津復仇八月賊攻南川馬頸雀子崗等関官兵禦之又攻東鄉永澄漕諸處獮狪兵禦之賊遂越関入綦江境聲言欲取江津重慶瀘州叙州以攻成都遠近震駭林俊駐江津檄副使何珊都指揮鄒慶帥兵由合江進副使李鉞知府曹恕帥兵由江津進夾攻之九月十四日賊攻江津會石砫兵至并力禦之賊敗走追至合小坪破其四營十八日賊以八千人舁攻具復攻江津俊遣李鉞曹恕督酉陽播州石砫等兵分三道迎擊之賊敗追至高觀山斬首五百餘級俘獲二百餘人官兵乘勝追擊賊乃拒高下石兵不敢近二十一日李鉞督諸將校分兵爲六哨由大埡小埡月埡関並進直衝高梁賊不能禦六面皆令破其中堅斬賊首任鬍子等賊大敗追殺三十餘里斬首一千八百餘級生擒方四妻妾俘獲幼男婦女三千四百餘人餘衆墜跌崖壑填塞筍溪等河三四里許奪獲驢騾

馬四千五百有奇賊遁走土兵乘勝追勦又殺二百餘人方四并餘賊二千餘人俱遁入思南境內捷聞林俊等賞各有差時宦官用事各邊征勦必以其弟姪私人寄名兵籍冒報功次陞賞俊一切拒絕不許權倖惡之且與總制洪鍾議論多不合因乞致仕疏上忌者謂盜已平內批即允之臺諫疏留不報蜀人號哭追送俊去方四餘黨復熾又賊麻六兒喻思俸駱松祥范藻等相繼倡亂內江崇慶之境騷然踰年不能定矣

改兵部尚書王敞掌通政司事調刑部尚書何鑑爲兵部尚書

時流賊日熾言官論敞不職遂改敞以鑑代之

逮張偉馬中錫下錦衣衛獄

中錫故城縣人賊至故城戒令勿焚劫馬都堂家房屋財帛由是謗騰謂中錫恐賊害已私家玩寇殃民遣錦衣官校捕中錫張偉下獄論罪斬後中錫死獄中張偉革爵閑住

冬十月賊破棗强縣知縣段豸死之

丁巳劉六劉七齊彥名楊虎諸兇并集以二千騎屠棗强劫倉庫獄殺燒慘毒官民吏商死者莫計知縣段豸死之

命太監谷大用總督軍務兵部侍郎陸完提督軍務以伏羌伯毛銑爲平賊將軍充總兵官帥師討賊

先是馬中錫等討賊無功中官遂謂此事非書生所能辦乃以太監谷大用爲總督侍郎陸完爲提督伏羌伯毛銳爲總兵兵部尚書何鑑又奏令陸完帶領主事田蘭等招募民兵大擾地方又奏調宣府游擊將軍許泰卻求大同總兵張俊游擊江彬入征內地俱聽谷大用陸完節制令谷大用陸完居中於臨清住劄當時所統兵萬餘亦未簡閱完本庸劣銳已衰老谷大用擁衆自衛高坐堅城行至真定所屬地方遇劉七等交戰大敗損折官軍喪失輜重無算且失將軍印適許泰領兵至林援毛銳僅以身免

逮山東巡撫都御史邊憲真定巡撫都御史蕭翀下獄除名

憲等撫馭無方遇賊失機故兵部奏逮二人下獄除名爲民且著爲令凡州縣官被賊攻破城池比守邊將帥例抵死

陞山東樂陵知縣許逵爲武定兵備僉事

時流賊劉六劉七等狂瞰方熾逵預築城浚隍踰月而成募死士千人人持大挺隨賊向往突擊人馬俱斃賊不敢近境以功陞山東按察僉事整飭武定兵備

賊攻徐宿等州靈壁虞城等縣官兵及賊戰于白龍王廟小黃河賊楊虎以舟覆死

時游擊將軍許泰敗賊皁城燧等奔蒙

山副總兵李瑾遇賊戰敗賊得我神器盔甲及蟒衣虎燧衣蟒衣至沂州楊頭管四馬武張通等皆歸賊賊勢轉熾破靈山衛及日照諸縣攻徐州不下至宿遷淮安知府劉祥率兵逆賊不戰自潰溺水死者無筭祥被執縱還遂渡河擒高郵指揮陳鵬攻靈壁知縣陳伯安出戰被執攻宿州不能破焚其西關欲降伯安不屈劉三欲殺之燧止得釋攻破永城夏邑虞城盡焚居民執虞城知縣釋之攻破歸德州守備萬都司率衆追至亳州武平衛指揮石堅率兵千人僧兵三百人邀戰皆敗殺僧兵七十人至白龍王廟渡小黃河潁兵營河上虎憤率壯士七人奪船渡河與戰官軍以土石擊覆其舟虎死燧等共推劉三爲主

鹿邑人陳翰降賊僞推劉三爲奉天征討大元帥趙燧爲副元帥翰爲軍師長史

太和官民潰散副總兵白玉兵至劉三率五千餘人與戰殺官軍千五百人奪我神器七十攻破霍丘殺萬人執都指揮潘翀釋之殺都指揮王保至鹿邑鹿邑潰散執守城千戶有陳翰者自稱兵部主事乞爲劉三兒至新蔡致仕張知府率衆遺劉三金帛萬計得不攻當是時河淮南北官吏望風遁諸將利虜掠戰不力賊勢日盛燧劉三等妄欲舉大事與陳翰甯龍謀兵無主必亂共推劉三爲奉天征討大元帥燧更名懷忠稱副元帥

小張永前軍管四後軍劉資左軍馬武右軍邢老虎中軍並稱都督陳翰爲侍謀軍國元帥長史其餘皆有名號分二十八營應二十八宿各樹大旗爲號置金旗二大書虎賁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龍飛九五重開混沌之天又造鈞牌令所至官吏修道路橋梁備芻粮酒肉供軍逆降者秋毫無犯拒敵者寸草不遺

十二月命右副都御史彭澤提督軍務以咸寧伯仇鉞爲平賊將軍充總兵官帥延綏榆林諸路軍馬討賊○賊破上蔡縣知縣霍恩死之遂破西平縣知縣王佐死之復破裕州同知郁采死之

賊至上蔡知縣霍恩指揮李某拒守賊破其城殺霍知縣殘其尸至商水知縣降至西平知縣王佐拒敵被執罵不絕口賊支解死至舞陽破其城劫庫釋囚囚有僧德靜僞稱唐府宮人子因留之至葉執知縣唐天恩及學官釋之俄爲諸細賊所殺攻襄城襄城人饋銀馬不攻攻破寶縣僉事孫磐齎黃榜撫賊燧復書曰羣姦在朝舞弄精神濁亂海內誅殺諫臣屏斥元老乞皇上獨斷梟羣奸之首以謝天下斬臣首以謝羣奸營中見撫楊逃者百餘人賊有掠縣令妻子者燧殺之攻破裕州殺都指揮詹濟等數千人劫庫釋囚唐王遣人謂燧曰德靜非我子任若等殺之攻唐縣不能破餽賊鞍轡二十副燒民居去

以禮部尚書費宏兼文淵閣大學士入閣辦事○加楊一清少保兼太子太保○陞吏部左侍郎傅珪爲禮部尚書時吏部尚書楊一清方得時名士皆趨附善招援外號秉直陰實樹黨通餽遺珪數爭其不公一清不堪越次陞禮部書實達之也時東陽與一清各相結托而東陽婿爲儀制郎中前尚書遇郎中厚恣其爲嘗呼其字而不官珪乃按其廢法數笞責其吏胥郎中求遷他曹避去○上方好佛自名大慶法王外廷無敢諫會番僧奏討田百畝爲大慶法王下院珪因劾僧曰法王何爲者至與尊號並例大不道當誅有詔不問其妄求亦止優人臧賢者有寵頗能軒輊榮辱人縉紳或趨附之因請改牙牌製如印文爲方者珪不可名老優更事者詰曰爾優敢亂法爾寵可常保否果爲此爾禍無既矣優乃戢而聽命

陞孫需爲南京工部尚書○以蔣冕爲吏部右侍郎

壬申七年春正月黃河清自清河至柳江浦清五日○召毛鋭還

毛鋭敗績於真定罷其總兵名回京以與谷大用同事遂不問其失律喪師之罪但令其歸第而已

陞提督軍務兵部侍郎陸完爲右都御史

先是楊一清建議有能擒斬盜賊三名顆者陞一級時劉六劉七齊彥名等雖擁衆數萬然多擄掠脅從之徒

其親信驍勇善騎射者。不及千人。官軍每追及。賊首驅脇從良民與官軍對敵。并棄所掠財帛。奔逸而去。官軍爭取財帛。及斬獲脇從首級。屢報捷音。降勑奬勵。論功陞賞。谷大用陸完得奬厲十餘次。前後報功萬計。而正賊無一獲者。甚至賊已過。而官軍遇平民亦殺之以報功。大同游擊江彬過冀州入人家。殺二十三人。有司申狀。谷大用陸完皆不問。大用等復奏帶椎勢子弟。僕從數多。坐冒功級。日費廩餼自出師匆粮犒賞至費太倉銀二百餘萬兩。府庫爲之虛耗。

前少師吏部尚書馬文升卒

是年文升卒。年八十五。贈太保。謚端肅。文升立朝五十餘年。以身殉國。不避艱險。凡有大議。衆莫敢決。文升至一言而定。性介特。寡言笑。不尚華侈。舉止嚴重。修髯偉貌。望之知爲異人。居官重名節。勵廉隅。雖位極人臣。名聞夷夏。退然不敢自居。至於值事變。臨利害。屹然如山。不可搖奪。

遣太監陸閭監鎗督諸軍討賊　○罷禮部尚書傅珪

時閭以陸完等討賊未有成功。乃立監鎗名。謀出統軍。命下多官議可否。衆懼忤中貴意。觀望依違不決。珪奮然曰。今兵老民疲。直以冒功者多。致失軍士心。賊勢方炎。民譁然思亂。禍旦夕及宗社。吾儕忝不償責。諸公唯唯將何待乎。明日竟遣閭監鎗傳旨令珪致仕。

江西南昌知府李承勛擊破華林寨賊遂擊馬磁東鄉等寨賊皆平之

時陳金檄副使周憲等分兵三路討華林賊憲帥兵進其二路兵失期不至憲與賊戰獨深入山谷峻險賊憑高發擂石下兵敗憲被執死之子澣從征見父被執躍馬前救之中流矢死賊勢大猖獗事聞　朝廷贈憲官謚忠愍仍旌其子孝烈乃命給事中黎奭往勘功罪金檄按察使王秩南昌知府李承勛督兵勦之勛招有降賊黃奇寘麾下有智畧任用之人謂勛宜防不測勛益親信令宿帳中奇感奮誓以死報勛乃令奇入賊寨說其黨多來降者與約期令俟報至期承勛令土酋岑猛選精兵五百人夜與俱至山下勛令黃奇密入寨誘所與約降者來既見復縱之去令爲內應勛乃與猛即五百人夜啣枚登山歷重險上黃奇與數人前導至壘羣賊方鼾睡直夜者擊三更奇拔柵帥衆入五百人奮力斫之內應降賊亦合勢夾攻賊倉卒不知所爲求甲仗皆不得斬首三千餘級餘衆奔出壘乘夜逃匿山谷候曉搜諸山又斬獲千餘人華林賊遂平於是移兵擊碼磁寨東鄉賊皆平之

二月賊掠襄陽遂破泌陽官軍及賊戰于西平大敗之

邢老虎病死趙燧等併其衆十三萬騎五千轉掠襄陽樊城棗陽隨州新野破泌陽前大學士焦芳僅以身免

盡發其先世塚墓無遺骸取芳衣冠被庭樹歷數其惡命劒士斬之曰使吾手誅此賊以謝天下進攻鈞州不克賊黨聲言欲屠城趙燧以馬文升家在圖中引衆去之至西平與官軍戰大敗賊亦二千餘人奔鄢陵焚掠而過至新鄭鄭州攻城不能入遂至滎陽圮水破其城至偃師遇姚總兵夾河而陣燧率衆過河我軍潰散殺毛葫蘆百餘人

延綏榆林官軍及賊戰于河南大敗之追至六安定逵賊復敗

賊至河南府遇榆林官軍迎戰賊大敗官軍追至河劉三奮勇殺都指揮及其下四十餘人至汝寧遇湖廣土軍又殺土軍數十人駐朱皐鎮官軍追過河與劉三戰我軍敗賊至六安州官軍追殺五百人至定逵賊又敗復至六安劉三率衆萬餘人走商城賊寇邳州知州周尚化等拒却之

是年春正月丁未朔劉六劉七齊彥名自文安而下所過殺官兵劫倉庫獄囚掠汚婦女備極慘酷二月甲申至宿遷屯小河口欲劫船而渡指揮周正禦之不能前退往桃源屯于城子河辛卯劉六劉七齊彥名及毛老人等一萬七千徒掠邳州之沙口集遂由贛榆過郯城郊野以八百餘騎三面薄城官軍退其隘施弩礮賊退

周城及外土城水口通賊路處知州周尚化等提兵拒守賊拔營踰距山去彥名黨劉宗禮來降至城下解甲自陳云本霸州人充騰驤右衛勇士與兄宗豢被掠皆不肯爲賊用常被撻又言近有河南楊虎餘黨遺書欲來合羣共犯南京等因

夏四月官軍與賊戰于嵩淺坡古縣集大破之賊馳至河西務復越臨清而南

三月壬寅彥名等二萬餘徒屯於扶溝之南關以二百餘騎掠本縣之五口癸卯六七等過呂梁燒工部分司巡檢司房村驛民房艦皆作煨燼殺稅課局大使崔綸餘殺攵者無算甲辰官軍破賊於滕之呂孟社斬首九百賊敗趨徐官軍追襲三月巳酉師集于邳之郭家莊探賊屯馬古城營夜半師行庚戌旦遇賊衆五千官軍奮擊賊相却且戰且走至魚頭集破之斬首百五十有奇奪回虜衆數百癸丑賊自劉馬莊東奔登州海套雖屢衂隨所在脅聚寡而復衆四月初河南賊來寇定逵六安哨騎東躪巢滁驚徧陵寢丁丑官軍與六七彥名等大羣遇於嵩淺坡古縣集等處諸軍奮擊鏖戰大破之斬首二千三百及傷攵者三千有奇俘百有奇而逸散又千餘諸酋渠殆盡六七彥名獨挾三百餘騎皆極驍猛潰圍而逸間道馳至河西務其勢無前京師發兵皆出莫能禦賊復越臨清而南庚子至邳之新安迤運

馬家淺雙溝。頻欲渡。不得。癸卯復由靈壁西南而去。

夏五月武昌軍趙成擒趙燧檻送京師伏誅

燧欲還六安。適管事張通率二千來歸。至潁州楊虎下。通郎二千餘人。又來歸。至鳳陽投書叢蘭都御史。約降。不果。屢與官軍戰敗。陳翰遂降于仇總兵。劉三被射死。燧知事不成。至應山奪度牒。削髮詐爲僧。且投江西賊。覓渡舟。遇武昌軍趙成擒之解京。伏誅。

閏五月賊殺湖廣巡撫都御史馬炳然

五月丁未賊劉六等渡棗林。庚戌夜渡邳。纔三百人。遂奔河南。從光山確山。奔上湖廣。棄馬登舟。沿江掠。聚其黨復盛。至七百人。乙丑賊至陽邏團風。丙寅湖廣巡撫都御史馬炳然攜家赴官。賊遇之於爛泥鋪。脅與俱至南京。馬怒罵之。遂遇害。虜其家人。既而劉六爲風折檣擊死於水。其幼雛數人。亦死。唯劉七彥名泝流劫掠。賊沿江東下。犯鎮江。通泰等處。退棲狼山。復遡江西九江安慶等處。仍東下。掠常州江陰等處。再泊狼山

閏月巳丑劉七彥名等與衆東下。突來瓜州。殺掠過瓜。泊於通州之狼山。常熟之福山港。遂凌駕江面。縱橫山下。通泰如皐京口濱江之區。咸被創殘。六月朔日。以後劉七彥名在江不安舟居。日上通州游掠。與其黨韓三等謀。得馬。竄亂淮北海州。辛亥乃驀海門而上。甲寅復越瓜州。過南丙辰過采石。泊蕪湖之月子河。庚申在海

門之東七里港謀入海由張網海口深入裏河不果又泊隸上乙丑在斷腰遂自湖口縣乘風而西寇南康迤逶蘄黃登光州固始還泛九江安慶七月巳卯至石灰河江口遂往銅陵時陸完自臨清馳至江上都御史張縉王鎮叢蘭俞諫及副總兵時源各分兵守要害賊復沿江東下越瓜州蹂周家橋歷孟瀆下港掠常州殺常州守李嵩遂犯江陰殺縣丞余凌雲丁亥仍泊狼山下八月颶風大作賊劉七溺水死齊彥名爲游兵所誅遂旋師

劉七等仍泊狼山下其黨以失地利相尤或潰逝去劉七與其妾丁氏阮氏競二婢乘劉醉逸入通州守兵執之丁丑賊令狼山寺奴持書來索婢不與遂率衆二百餘來攻我軍擊之敗退入船是夕大風發舟數掀播晝夜不息風烈甚數十年所無賊船皆解散飄墮僅存八船其衆顛踣不支賊在船不能坐臥自相擊撞嘔泄臭穢狼藉互相怨詬已有自戕之謀蘇人有應募獻計用火攻其名水老鴉藏藥及火於礮矢中發之又爲具形如鳥喙持之入水以喙鑽船而機發之以自運轉轉透船可沉試用之已破一船乃米舸不曾傷賊退將復爲之賊檢察知之謂江南兵能水中破船是神兵也益駭絶乃登山團聚或下崖散遁輒爲通州諸處守兵所慴通州最與賊切密而守吏亦特嚴整壬辰夜三更副總

劉暉帥遼東兵千總官任璽帥大同兵游擊郤永帥宣府兵與諸從校並進癸巳與守兵齊集未刻與賊戰我軍聲燄震天風火交熾賊披靡躋山顛古垣馮高控險鎗矢瓦石雨下鏖戰賊初不識山路火勢既偪僧行居人逸出賊或從之上下得路而我軍方奮勇四前日加申劉副總引其部將張椿蕭澤高雲李春美饒徵等誓死決戰分軍爲三劉在山北郤在山南皆戴盾跽行而上手施鎗礮且上且攻盾上矢集如蝟將士有被數箭死數人者不退遂奪其垣賊墜崕死者無數其餘先已具舴艋山下以備竄逃至是覓嬰谷下山欲上船而船中人已滿不容入進退無地劉副總兵列崖下百矢齊發官艦中驟矢并集劉七勢急遂赴水而死彥名爲宣府游兵十旗張鑑取首劉副總兵擒斬餘賊馘截沉水賊級有逸而北者高雲追斬之皆盡已夜息兵甲午旋師

論平流賊功封太監谷大用弟谷大寬爲高平伯陸誾弟陸永爲鎮江伯咸寧伯仇鉞進封爲侯陸完加太子少保取回院掌事內閣李東陽楊廷和梁儲費宏各廕一子爲錦衣衛正千戶

其餘權勢所托奏帶之人以首級論功陞授都督錦衣都指揮千百戶者凡千餘人大抵正德年間各處軍功之濫其弊有三奏帶之數太多紀驗之次失實武選之

法盡壞鎮守官奏帶例該五名今則領兵奏帶至三四百名者有之往往安居京師寄名邊方故有一人而數處奏帶一時而數次獲功其不在斬馘之列又復巧立別名或曰運送神鎗或曰齎執旗牌或曰衝鋒破敵或曰三次當先或曰軍前效勞紀驗之地既無審覈之公銓選之司又無駁勘之實其改正重陞併功加授之類私謀巧術弊出百端難以枚舉

冬十月進楊廷和少師兼太子太師華蓋殿大學士梁儲少傅兼太子太傅謹身殿大學士費宏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名邊將江彬等入京師

江彬尉州衛指揮使驍勇狡險狠忍不可測時從宣府總兵官張俊征流賊于山東善戰頗有功班師入京賂錢寧引入豹房得見上彬機警善迎人意上喜留侍左右時出奸謀蠱惑陛左都督冒國姓爲義兒時時在上前講說兵事因請盡調遼東宣府大同延綏四鎮精兵入京操練號外四家又罔上振耀國威創西官廳爲都督○上欲調邊兵遣司禮監與谷大用同至內閣議行李東陽等力辨以爲不可府部科道交章諫沮不聽復遣司禮監文書房官至閣促令擬旨乃上疏曰臣聞有敵窓計者託言京軍不習戰陣欲調宣府邊軍三千入衛京師而以京軍充數戍邊每歲春秋番換臣惟京邊官軍各有分地必有急事乃可互相應援

今無事而動一不便也京軍備邊不習戰陣難保必勝恐損國威二不便也京軍出京駭人耳目傳聞各處未免驚疑三不便也京軍出外倚恃强勢占住房屋索要錢物需索酒食强買貨物姦汚婦女將官護短而不肯禁邊方受害而不敢言四不便也邊軍在內狎恩恃愛傲睨軍民蔑視官府小則怠玩大則違法治之或不能堪縱之則愈不可制五不便也違遠鄉井拋棄骨肉或風氣寒煖之不相宜或盤費供給之不相續六不便也粮草之外必用行粮布花之外必須賞賚非賑急不得已之時爲糜費無紀極之計七不便也往來交替無有寧息倉卒之際或變起于道途厭倦之餘或患生于肘腋八不便也示京營之空虛見國中之單弱九不便也西北諸邊見報聲息唇齒之地正須策應脫有疎失咎將誰歸十不便也凡此一事五府以爲不便六部等衙門以爲不便六科十三道皆以爲不便臣等居輔導之地若阿諛曲從則獨當誤國之罪萬效不能塞責矣冀

務

日竟以內降傳旨行之

十一月罷四川總制洪鍾以右都御史彭澤總制四川軍

時麻六兒等賊久不能平巡按四川御史王綸劾鍾縱寇殃民故以不職罷

十二月內閣李東陽致仕○癸酉

八年春二月以儲瓘爲南京吏部侍郎卒○真帖木兒還
吐剌魯番
七年冬令哈密三都督奄克孛剌寫亦虎仙滿剌哈三
送真帖木兒西還春二月三都督至哈密奄克孛剌不
肯去寫亦虎仙滿剌哈三送至土魯番
江西桃源峝賊執叅政吳廷舉尋討擒賊酋以出
時桃源賊作亂數年費以萬計而賊益熾廷舉自雲南
副使陞江西叅政發憤欲設謀平賊乃往撫諭解散反
爲賊所留劫以威不爲動久之伺得賊中要領誘其左
右有謀勇者使執賊酋以出遂率官軍進討
夏六月陞王瓊爲戶部尚書○江西桃源賊平總制陳金
奏立東鄉萬年二縣分治地方撫安人民
桃源賊聞官兵至頗惧議降按察使王秩欲受其降已
有納欵者議者以賊反覆不可信欲乘兵威撲絕取來
降者殺之賊遂大亂棄巢寨奔突四出衝掠徽州衢州
等處皆爲官軍所擒地方以平
秋八月拜牙即叛降土魯番滿速兒遣人據哈密
拜牙即淫暴欲與奄克孛剌叛中國往土魯番奄克孛
剌不從自哈密奔肅州拜牙即棄城走入土魯番滿剌
兒令頭目火者他只丁與寫亦虎仙滿剌哈三入哈密
取金印火者他只丁又令哈密都指揮火者馬黑木等
至甘州索賞哈密諸酋譯書言拜牙即棄國從番乞即

差人守哈密。巡撫趙鑑。謬謂滿速兒忠義。令火者他只丁。寫亦虎仙。滿剌哈三。守城勤勞。差撫夷官。送土魯番諸酋金幣二百。撫夷官纔至哈密。滿速兒率衆亦至。分據剌木等城。真帖木兒。又言河西大饑窘。人死亡且半。甘州城南黑河。可引灌城。于是滿速兒。及火者他只丁。牙木蘭。虎力奶翁。寫亦虎仙。滿剌哈三。日夜聚謀侵甘肅。番文索金幣萬萬。還我哈密。否即揷旗甘州門。牙木蘭者。本我曲先人。與寫亦虎仙等。專伺我虛實。外挾强番。內要厚賞。自京師至甘肅。徧置奸細。巧爲交結。肆行反間。然亦專與哈密爲讎。未敢窺嘉峪關也。

冬十月虜入宣府塞○以都督朱寧掌錦衣衛事

寧本內臣家人。姓錢。有寵於上。賜以國姓

復立皇莊五處。

一在昌平州樓子村。一在靜海縣衛河兩岸。一在清縣孫兒莊。一在安州騸馬廟。一在清苑縣閻莊社。